

校正評註
王鳳洲
袁了凡
網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PDG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五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 朱熹 綱目 明

琅琊

王世貞

編纂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拜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二○帝始建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專任五歲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

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年○韓王成三年○是歲秦已亡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

以組組天子之轡也繫頸者以示歸服欲自殺也

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軹音只道在雍州萬年縣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

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以降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丘瓊山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至

是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奉璽符以降沛公既受其降則伐秦而有天下者非公而誰哉胡沛公以德行仁而為人心之所歸往度幾王者之師矣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走音奏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

圖籍藏之圖籍律令圖書載民之戶口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陳潛室

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蓋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極於國家之體要此其器已不在人下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

以屬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相國君子曰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夫○朱沛國高祖入關而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律令圖書其慮深矣然獨不念治天之道非圖籍之所能備保天下之道非律令之所能紀者乎秦人以四方書籍盡付之烈殆之中而先王遺書隨筆存於博士掌故之府使何與高帝少有王天下之志

蕭何收秦國
蕭何皆國家
之體要
蕭何器不在
人下
蕭何器度越
人

基業當與高周比隆

樊噲謀還瀟

上

樊噲起屠狗從事行間乃有留居之謀功不在蕭曹下開代英材識見固當如此

志言逆耳利於行

沛公運軍瀟

上

沛公入咸陽除秦苛法約法三章

文民安堵如故

漢世不列之典

沛公師為有名

因丞相府以收圖籍因博士學官以收書用國籍之形勢以收斂於百戰搶攘之日用帝王之遺書以保治於一定甫安之時則漢之基業當與高周比隆矣不知出此遂使先王經世之遺典復友于項籍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之全書蕭何不得辭其責矣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

所以亡也沛公何用馬願急還瀟上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

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編鶴之精白者素謂無米飾也縞也欲令沛公反秦脅服儉素以為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

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瀟上

郭大有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傑之功而不知樊噲特表之力不多讓也觀其請還軍瀟上使帝不為聲色實利宮室玩好移其心志漢業帝王之基遂端於此不然帝必荒淫敗度將不至于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蕭曹平勃其見豈不出于下哉

十一月沛公入咸陽還軍瀟上除秦苛法沛公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

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三章三條也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傷人謂爭鬪傷人不致死也及盜謂及為盜者也抵罪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皆坐之令但當其身坐父子兄弟皆不相及餘悉

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安堵謂將士皆安堵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惟恐

沛公不為秦王漢之所以得天下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先武至河北則書曰除秦苛法兩漢之興宜哉陳潛室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

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韓與民私約如此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高帝創法定前年書楚還沛公伐尹起莘秦則沛公奉詞伐罪

今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遠以為漢世不列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師為有名矣是年書秦王子嬰降沛公則沛公仗義入關已能詳無遺秦矣至此還軍瀟上除秦苛法揭而書之則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然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投焚極的深得吊民之

庶幾不嗜殺

人之意，深得市氏之

理，三代得天下不過如是

沛公以兵守關

志不在小

項伯見張良

謝羽鴻門

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此可見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惟合前後所古觀之則漢業之興非偶然者與謂其起於叛亡亭長而能若是乎

項藉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玩秦卒二十餘萬

人新安城南新安邑名今河南府故城在洛州池池縣東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胡致堂

於人心而可以仁信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勸也蓋基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刑詐不可以利奪也項藉生於戰國習見白起坑趙卒殺而為之以威服天下殊不知昔周既勝殷設之錄求盡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建設周禮民選用畢公君陳為之父師教訓漸厚至于三紀然後丕變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之心當然珍滅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者眾矣不此之法而惟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戰而玩之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且奈何哉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藉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闊項羽號秦降將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即來

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內音諸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羽至大

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項羽進至戲戲許宜反戲水名在新豐東饗士卒欲擊沛公范增說羽曰沛

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

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伯其素善張良按史記伯殺夜

馳告良欲呼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入具告因固要

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卮飲酒禮器也上酒為稱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

封庫府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倍與背同言不欺背負其德也

平注袁王國監合編 卷五 漢紀 太祖高皇帝

舉決示之者

三

項莊拔劍起

齊

其意當在沛

公

范增於項羽雖

未至言聽計從

狀尊曰亞父君

臣非不相得者

乃入關以前既

不聞阻其坑秦

降卒入關以復

又不聞阻其者

咸咸陽而斤斤

於舉其舞劍以

除沛公微論王

者不危所見抑

末已

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自來羽處。請罪而謝。伯去。俱以告羽。因言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謝。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

數目羽。數目謂頻數。動目以諭之。舉所佩玉玦。玦音決。以示之者。三。玦玉佩也。如環有缺。示以當決斷也。羽不應。增起出。召項

莊入前為壽。請以舞劍。因擊沛公殺之。項莊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當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有兵器所以捍身。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瞋音嗔。起而張目也。目眦盡

張。裂。眦音際。眼眶也。裂破也。羽曰。壯士。賜以卮酒。卮酒器名。卮音四升。

一生彘肩。噲立飲。嚼之。嚼音食。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侯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細人指曹無傷。欲誅有功之人。此

亡秦之續耳。竊謂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遂間行。趨灞

上。留張良。謝羽曰。使臣良奉白璧一雙。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亞父也。謂范增。

羽尊范增次於父。猶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也。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唉音哀。歎恨聲。解之辭。噲曰。不足與謀。奪將

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始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灞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詐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極

鴻島比祥鸞

門沛公見羽

鴻門與項羽

不渡馬江得

失何如

韓生說羽都

衣繡夜行

楚人沐猴而

始皇塚殺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德亡兆矣書者何者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矣

○尹起莘 沛公入關其難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鴻

勢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難春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

公真鴻島之比祥鸞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陳止齋 昔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

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哉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于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

常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這定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

禁者有法外之遺蓋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天下之事又馬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馬以還

○袁了凡 沛公從

被飲范增者濫羽之暴徒欲斃漢于一擊幸恐沛公難死而天下之為沛公者可得而盡殺耶

○袁了凡 沛公從

見羽沙門勢不殆哉然行無顧者有左右為之翼護也且羽雖叱咤風雷而其性猶直而不疑多愛而不忍不疑故可以理

諭而不忍可以情動又公於羽故無隙而新有功羽既始故卿子冠軍其勢必難再殺公也况遠軍瀆上封府庫而待其為

遊易察而其詞固又冒耶公與留侯蓋無計此故以一

身冒不測而坦兮若處常旬為去留羽豈能制其命哉 ○丁南湖 羽之不君甚矣羽之臣吾未嘗不欲謀項伯而

病大羽之患增不諫又不去珠不思沛公增之君父敵也

其令項莊舞劍之謀以伯亦無劍破是欲害公者增之志而卒不得害者伯之罪也

若增於羽請惡豈不欲謀殺羽之聲

悍不聽耳不聽故宜去然而不去者直以信等事二君非義也是以終身為楚而卒死于境此真可哀矣或曰伯之為漢如

飲其善造也以羽之猜疑而獨不覺乎曰伯之說謊而羽之虎暴適墮其術中史又謂其善張良則良以計救之密矣豈

刑之謂也又羽之殘刻必不辱其善父而後傾以家版之親得為內潰之本及羽取項下而伯等四人受漢封列侯賜姓劉

氏則伯之妻身他姓而自滅其族也明矣蘇子曰增不去羽不亡惡則曰伯不死羽不生惡故表而出之以成夫姦如伯者

亦以勸夫

○趙氏 秦自孝公石門之戰至報王入秦之時斬首坑殺沉屍之數一百九十八萬八千餘始皇兼併六

國又不下五十萬使聖賢封城悉為丘墟聖賢子孫皆被滅絕既一天下西建阿房東填大海北

築長城其理人殺善坑儒生地游不息使生民肝腦塗地殘虐不道極矣先正有曰若始皇不死于沙丘斯高不矯詔殺

扶蘇以立胡亥是無天道也項王入咸陽殺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宮廟宮室是乃天假其手為報成周六國之讐

以申德兆之恨當時天下之人未必不憤

然猶快也作史者以此皆判豈不深哉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

祖山帶河謂山關險阻如被河謂之圍繞如帶其

四塞謂東函谷關武關西武關北黃河是為四塞地肥饒

可都

以霸羽見秦宮室皆已燒燬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衣繡夜行

書作

衣繡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沐猴編猴也雖着人衣冠心

不類人喻楚人性驕暴也

羽聞之

羽聞之

羽聞之

羽聞之

羽聞之

羽聞之

漢紀 太祖高皇帝

顧所以用之
之道何如

重金裝湯

陽尊懷王為
義帝

戰國紛爭黎民
塗炭蕭何於漢
王失職憤怒時
有言秦氏致賢
其識有大過人
者焉可以刀筆
史少之
立沛公為漢
王
秦氏以封賢

烹韓生○司馬公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海函谷東嚮以制天下
然考慮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故哉

其居不義之名明于日月軍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而置其臣其受封者多奪不取
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裝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陳止齋

昔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量為漢嘗謀者多皆項氏捐天險之勝形懷區區之故國禁于匹夫盡錦之歸斯以
取亡以愚觀之項氏之所以亡者亦或不在其是也方羽之霸瓜分關中之壞投三叛將其意盡在於降漢軍之東也羽
之心自以三秦足以限漢雖高枕于彭城之地而巴蜀之師不敢越境而下也不知夫倚軍降虜非漢之敵楚之逆沛未卷
而劉季以却而奪之矣羽不能止而從王鄒昌于韓以為西秦終亦以綢漢而已則夫關中之不守者羽非失險也失人矣

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

○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
致猶復也蓋項羽欲王關
中故先復命於懷王也

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專王約春正月羽陽尊懷

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

陽外也命猶令也蓋羽外尊懷
王為義帝而內實不用其號令○袁了凡
是懷王孫心亡國之殘孽也項王徒
以名義起牧羊而王之一日在上乃

獨運大柄揮置諸將若素君臣然雖羽之懷悍且有宿德國亡假也入關之役獨逮沛公以寬大長者就此一事而如人之
皆安民之惠咸具馬及羽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乃曰如約不以羽動也可謂有帝王之英畧矣天命不在卒死於賊惜夫

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

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
吳為東楚彭越為西楚○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項羽與

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
講和也解折伏也已然曰業
言雖有疑心而事已和解矣又惡負約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

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都南鄭
南鄭漢中都郡邑
今興元所理縣而三分關中王秦將章邯司馬欣董驪

以距塞漢路

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關中之惡不

猶踰於死乎能誅於一人之下
誅通
作屈而信於萬乘之上者
信古
仲守湯武是也臣願大王

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
雍王章即塞王司馬欣翟王董驪項
羽三分關中地而王之是謂三秦天下可圖也

人用賢所以資民

蕭何獨見之

高祖問言即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法

高祖能勇能

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胡致堂常言皆曰用賢所以資民也蕭相國乃謂善民以教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案病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用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日危亡秦之權可以鑿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問言即持其業之興不亦宜乎○林之奇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去遠甚然羽為高祖所斃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高祖則能勇而能怯之效也羽之敗于烏江也亭長橫船侍之以為江東雖小亦足以王也顧大王急渡此則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則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乃曰籍與江水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

是故高祖百戰而百敗惟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王羽則百戰而百勝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漢遣張良歸韓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襄中漢中縣名即襄城也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

絕所過棧道棧名曰棧道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朱晦庵

即子曰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蓋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程正叔張良有儒者氣象其道遠極有道理人言

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屬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秦人聞事從亦松子遊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丁南湖張良說高祖

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為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張良說高祖

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馬此程子之語言解能道及者也○袁了凡燒絕棧道然

燒絕棧道此必良與蕭何諸臣熟計之蓋蜀道險上著解秦遺民居之易世矣恐其人搖動有舊王之思漢水可附而張良說高祖

有也又漢王諸將士多思東歸而道亡故燒絕棧道將限關之而備諸侯盜兵亦一策耳且王以四月入蜀而是年八張良說高祖

月即出定三秦棧道已隨即燬也謂良欲為韓網漢王於巴蜀不知受攻之石長存可搆之材無窮何以錮之乎又漢王賜張良說高祖

張良金玉良志以獻項伯使請漢中地漢中當秦坤蜀良獨所從入秦道棧道在馬其為漢取天下慮已定于此矣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

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前歸沛公已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

心也良之心奈何○尹氏前此良已書歸漢矣至是韓王見殺於楚良乃

一於為韓已矣歸漢則子房始終為韓之心蓋暴白於天下

平王表三周益八編 漢紀 太祖高皇帝

韓子房終始
為韓

吾必有以重
報母

滕公釋韓信
蕭何奇韓信

國士無雙

設壇拜將

一軍皆驚

初淮陰人

淮陰秦姓名今直隸淮安府是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

文記信數從其下卿

新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藜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

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

漂母妙反以水打絮為漂飯

信喜謂

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食讀曰飼吾哀王孫而進食

耳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

勝若化及足下也於是信俛出胯下蒲伏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

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梁敗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歸漢為連敖

卒也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釋

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

信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漢王至南鄭南鄭漢縣名今屬陝西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者何聞信亡不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

且怒且喜罵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

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

無所事信無所事信謂今屬陝西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

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欲東耳安能鬱鬱鬱鬱不得志也久居此乎乃召信拜大將

何請設壇具禮拜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

印利服不忠

婦人之仁

轉信登壇數語

劉興項跋已若

指掌以項羽為

匹夫之勇人人

能言之以為婦

人之仁則信所

獨見也

三秦可傳檄

而定

目以為得信

晚

蕭何獨愛知

人之名
高帝知三人
志大
高帝知大計

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項王為人啗啞叱咤

暗於金反啗鳥故反懷怒氣也千人皆廢平人不敢當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等匹夫之勇耳項王

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利

敝忍不能予利五官反角之利說也言封爵之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

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彭城秦之郡名今改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

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

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又曰用東歸之兵且項王詐坑

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帝邯司馬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

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言不待用兵惟傳尺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

信晚遂部署諸侯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故道秦縣

不備口襲雍古之州名今雍古之國名在長安之東今陝州桃林縣雍王卬戰敗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西至潼關皆其舊晉秋亦古之國名今陝

西延安府是○劉屏山或謂何能謙辨信此其識非碌碌者然信之美特亦易識耳澤母識之于飢困之

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也漢高一見韓信而受之上將解衣衣之

推食哺之一見韓信而供其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彼得運項籍城下

不為我用也若與韓信之徒則不然一城隔一陣而後項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達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

問辯信是實
之對諸湯革
履之談王朴
平遠之策其
畧如何
登壇之對最
為奇偉
遠信乃為漢
王

母以老妾故
持二心

漢王長者

陵母伏劍

臣子之道兩
得

問王陵趨向
徐庶何如

天道遠人道通
沛公仗義而西

三章之約炳然
應天順人若以

矣 ○真西山

世謂知人無如蕭相國之知韓信不審果何術也今觀告高祖之言其論天下成敗之勢與劉項之得失若指諸掌平日所以數告何者亦此而已何謂其語亦必反覆酬度而洞見其所處然後奇之也或謂世故有寡言而無實者何以知信之必可用也何於天下是非得失之故總約勝負之機彼皆瞭然於胸中久矣一旦韓信之言適契其意安得不深許之耶古今論用兵或取者甚眾其卒之無言不酌者唯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遠之策最為奇焉

○胡致堂 智謀武畧之士急于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舍之則藏也韓信才士耳稽留漢中自追亡非特為信乃為漢王也或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故致信始故不用之端淵之使亡入焉此追求喜怒之態然後用信則信當竭力而必留是殆見漢王軒輊驟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南而韓信亦不如是不足以折其威而收其心信則非布比也

王陵以兵屬漢 ○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

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

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母音遂伏劍而死 ○丁南湖 王元之作陵母

文母孟母此過譽也乃其銘曰母之容髮乃老姥方母之器量識明主今抗對項氏曾無怖分伏劍而死甘如飴分婦人之服衣兮余兮有忠有毅男子之心兮男子之服冠兮孟兮惟邪惟佞婦人之態兮嗚呼諸斯銘者可以愧姦佞而勵志節矣

○郭大有 嗚呼母誠為女丈夫也然其死陵鼓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考得以為盡於母而忠得以全母生視其可輔則輔如其不可託故遠避復歸于漢可也再不從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託其死以報母亦可也胡乃妄

享爵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故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况陵之去就得以自專今為功名而陷親於死獨何忍乎

○袁了凡 曹操劫徐庶母以此先主愆屈而遺之以考治天下者不奪人子母也項羽以王陵母招陵則高祖自合遺陵夫為天下宜少陵哉使人亡母子乃有君臣乎若陵母之大計則以陵不能為徐耳陵胡以使

者任子詩云凡民有喪則副救之况人劫質而母子雍容命仗是陵像不決之心而以觀其母也不然使於楚莫亦不屈之志而以殺其母也陵之罪於其乎彌天矣或曰假陵歸楚可為楚用與曰非然也徐庶知操為漢室久矣其解劉也以存母也操固不得而用之

如陵者若庶可也

張良遺漢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

五星聚為入關之祥脫令項羽先入亦足當其兆乎抑抑無其事乎甘公亦嘗語塞矣且高允漢董論如琴然則其事之真偽從可思耳

子房真得微兵之上策

五星聚東井

善陳孺子之為宰平問行

伐劍亡波河

船人見其美

文夫疑為亡

將當有金玉

寶器目之欲

殺平平覺乃

解衣纏而佐

刺船船人知

其無有乃止

平遠至修武

陳平機變觀其

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曰子房妙處在遺項王入并道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真得微兵之上策矣

五星聚東井王氏曰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也

丙申漢三年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殺義帝於江中項籍使無義帝行其人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英薛彭布共擊殺之江中尹

起莘君臣天地之大義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自古而今不可易也籍世為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王立以為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殺之乎况籍起自偏裨婦殺天子冠軍宰割天下率狗已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弑帝其惡可謂逆哉揭而書之籍國稱爵稱名所著籍強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之人乎洪容齋楚懷王以牧羊

立省尾鏡三年以事考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獨濞沛公入關羽不能違致命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命命故終不能全于項氏其遺將救越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追其亡則次以高祖可也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馬是直以羽為代秦也其夫多矣

丁南湖漢高祖時新城

喪而君臣之義始以立武帝時盡闕三老奏辯太子亮而父子之情始以成孰謂無補於世道哉

初武陽人武陽秦之縣名今屬河南開封府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

陳孺子之為宰孺子陳平字也宰竟姓也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平自言使我得為宰相於天下之事亦如分此社

肉也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咎魏王名也臨濟本狄縣也漢改臨濟今屬孟州為太僕說魏王不聽太僕牧馬禮司馬之屬掌廄事項羽拜為都尉後復仗劍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而悅之

即拜平為都尉使為膠乘典護軍都尉秦之武官名膠乘隨後車也與主也護軍也謂參軍諸將盡謹唯音謹又音噎項曰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周勃等言於

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陳平兄名伯常耕田

外見中非所有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全無以為資此
節尚康古今通
義而在行軍御
取時所關尤重
僕所勝相齊郭
問趙非皆受
金者乎受後漢
高論相以乎短
有餘而難獨任
或亦早見及此
矣

漢王為表帝
後表
董公遮說漢
王

仁義不以勇
力
期高祖為義
帝發喪以告
諸侯曹操挾
天子之令以
臨諸侯同

董公遮說其詞
雖出於尚卿王
即漢王為素
發兵時積其使
義故言而已不
然設令表帝而

縱平遊學其婦媵乎不事生業伯問
之透其婦而棄之此媵疑是後娶者

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聞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或云即微生高也有

信行孝已銀高宗子有考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死高宗感復妻言救之而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子楚漢相距臣進奇謀

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事耳蓋媵受金何足疑乎○胡致堂善談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為平則受之與平

言則悅之命為漢軍將蓋說則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說之言其聽行王疑馬則以問無知無知為之辨則又召讓平平之對既無撓辭亦無留志王疑津矣則謝之厚賜之其復屢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為賢受封侯之賞彼其是非明不以說蔽忠取含害不以小大平獲釋黜黜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以樂為用而願效死也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新城洛陽鄉名三老官名皆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有三老三老又百官表一人掌教化又擇卿三老中一人為縣三老董公遮說王

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

項羽為無道放弑其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

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

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故遠也弑讀作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三河謂河內河南河東是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按

西山曰不曰率諸侯而曰願從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弑義帝者辭不迫而意獨至有古詞今氣象秦楚滅矣諸侯皆就國矣而漢王復以失職與兵雖曰不為無楚之弑義帝者辭不迫而意獨至有古詞今氣象

在漢王亦果能
於出其下乎

與古同三老
其說何如

新成仁義之
說

上下定分如
天地

天下統然如
帝王之統紀

隨何都生亦
陳此義

漢世天下大
機括

順逆之辭與
日月爭光

漢王入彭城
置酒高會

漢軍鼓于隄
水

漢王率諸侯
伐楚

彭越去沛二百
餘里漢王既入

即當迎取太公
乃垂至于齊

美人買酒高會
此與項王入秦
何異卒至殺人

仁義之說紀不明仁義之說紀不明則上下內外悉失其軌而國將淪入禽獸夷狄而不自覺者雖欲私一己而安歲月詎可得乎使高祖不聞新成仁義之說不為洛陽編素之舉特以智力與項籍相角使幸而勝之則是吾與天下人民亦獨以智力相尚耳智不足以相勝則凡智於我者孰不反而以相賊力不足以相制則凡力於我者孰不交臂以相我禍亂之來焉有窮也自仁義之言一明使天下曉然知帝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掩自編素之師一舉使天下灼然知上下定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續天命人心使秦而復正漢雖不純王道而
鴻始執持於四百年之久既絕而復振或欲獨取而德不敢者其由此夫
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歸生陳此
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恃右斷其臂雖破不亡不可得矣
○許庸齋
董公請為義帝發喪能使沛公激
發天下大機括而順德逆德之辭
昭然與日月爭光豈燕何又墨議論之
比以子房號為帝師亦未有此大計也

項王雖聞漢東欲達破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

彭越將兵歸漢漢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

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睢音雖睢水在彭城靈壁縣東入泗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

揚沙石窈冥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千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求漢王反遇

楚軍項王嘗置軍中為質○胡致堂盥水可埽而志難博六馬可調而氣難御漢王於是時仗能競業

行缺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諒者也且是行多有可疑者直欲破羽之國都厥則宜亟還彭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置羽而與戰則宜分師諸將揀險進擊可也而乃就籠穰安而不虞何也卒之喪師二十餘萬父執妻屠身斃不

免漢業之覆在項則聞若非天意大風晝晦○朱沛國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于一氣至成陽則欲懷安至彭楚軍珠車馬得有四百年之漢也豈不殆哉

自是以邊始畏兵康功不輕動妄作以禍天下而後世賴之吾故曰高祖之能取天下本于彭越之戰而其能守天下也則自夫白登之圍○綱目云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

使入彭城遂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伐書人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雲然已盡然後據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暗為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

平定天下周益金扁
卷五
漢紀 太祖高皇帝

俱亡幾陷其國
於鼎俎而分委
之語雖出祖變
實非君子所忌
聞也

兩人可急使
轉信可屬大
事

隨何使九江

漢軍築甬道

漢王百建國

蕭何守關中

漢立宗廟社

殷

問漢王還櫟

陽立天子如

榮陽立宗廟

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

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布也梟言勇健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

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捐委也言以地與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漢王謂左右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隨何晉大夫隨武子之後也仕漢高帝為謁者蓋當時之辯士也進曰不審陛下

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

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音附氏年二十三為正士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悉詣滎陽滎陽古鞏國名漢置為縣今屬河南

漢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南京二地名也京即京城索水在河南滎陽漢王擊楚騎於滎陽

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遂築甬道屬之河恐敵抄掠輜重故築地壘如街巷是為甬道甬字通以取

教倉粟教也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教山在郢州滎陽西秦置大倉于此故名教倉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太子國儲副君宗統所主是時漢方控德乃能肯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

者輒以便宜施行上表以聞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當之絕史記

漢王與項王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使勞苦委相親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君君有疑君心

○尹起莘王莽合天下

為君計者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社稷如何
漢王深得草
藁之義
得為相用人
之道

木異注

陳餘事與宋襄
一雖宋襄不致
不成則而用人
於次雖之社稷
終不用詐謀而
於例雖交亦欲
得其首也特知
其迂謀而不知
其愚也可笑也
義兵不用詐
謀奇計
立漢亦慎

之道莫大於建立宗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肇肇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
周志又有滄散之宜漢王乃能自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草藁之義矣
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
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道也

魏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以韓信等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

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臭乳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

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何反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漢遂進

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蒲坂入秦為蒲坂漢河東邑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

夏陽臨晉秦之縣名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夏陽亦秦之縣名今改為韓城縣屬陝西西安府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罌於餅反謂以木押縛罌以渡軍也謂罌之腹大口小者虜豹

傳詣滎陽悉定魏地韓信伐魏不許周叔而任柏直也而後進假魏用叔則如何曰凡爾將材武敵則視其將將者皆燕以樂毅攻田單單不懼燕王畏樂毅卒能仗燕

運穀而用騎劫燕以敗趙以手執當王前前亡能到專收能到趙王年能仗趙殺伐而用預擊趙以亡夫良將制敵宜一城而已信宜不能策魏之不能盡用叔也何必叔不用而傳成功也

魏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西與漢王會於滎

陽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

魏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楚趙代九江三國亡二大國并衛山臨江燕齊韓五小國共七國冬十月韓信張耳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

成安戰國趙之縣名趙王歇封陳餘為成安君即今北直隸大名府是也聞之聚兵井陘口陘音利井陘漢之縣名今屬真定府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軍

戰國趙之縣名今山西大名府代州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

色根蘇後饜根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

問韓信以木
壘沒軍而定
馳以背水孤
軍而韓趙某
信用兵之奇
抑趙趙之無
備乎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

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虜大將之獲也所以指麾軍士也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

人間視間視謂間謀窺視而得知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引兵下夜遂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

幟易志從間道望趙軍從門道望謂令從間道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往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也若疾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傅餐裨音支將之偏副者小飯曰餐謂立駐傳餐而食持破趙後方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

信佯應曰諾佯音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君望見大笑平旦信引兵鼓行出井

陘口鼓行謂擊此而行也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上水軍走音疾疾趙也棉楚水一名同星自井州流入

井陘界按韓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麾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決意必死珠絕也謂趙軍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

泝水上泝水出恒山在趙州禽趙王歇韓信解界泝音諸將問信曰兵法右陪山陵前左水澤今者

將軍令末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願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戰予之

生地皆走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

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

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為秦而秦霸非愚

善用兵者以
長而聲遠
兵固有先聲
而後實

隨何以九江
王歸漢

子德稱以漢王
見趙布深得駕
馭英雄之術其
說非也踞床洗
足不過優侮故
皆即飲食惟快
亦屬招徠安陸
之常即使有心
措置其見亦甚
鄙布水驪山之
徒趣不高而欲
易取故而輕喜
易怒如陷舟中
適自取其為布
而已
高帝能鼓毒
一世
不言之言正
也

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將軍虜魏王豹，誅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從，齊必自疆。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初，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疆，可託國也。夫楚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何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足，

踞床謂伸其脚坐於床踏音據

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

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

衛飲食者御開飲食也。漢王以布先封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其折服已而美其惟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說其心，禮適也。

布又大喜，過望。

過望謂過於已所望也。

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

書法

書以布歸漢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以之漢得之，而有天下之勢哉。

矣 ○趙雪航按呂東萊云高帝路見吳布殿而以王者之供祿焉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則不測之辱施

威仰其極夫布國王也本不當路洗禮之若曰殿之則王者無相親之禮也王者待人以誠猶恐不物況以不誠而能動乎

帝惟以志不誠而樂于戲設臣下效之群有敬肅之禮或附耳或躡足皆以粗詐是為其者飲酒爭功拔劍擊柱譽無忌

譚末年入欲易太子為戚長由不事詩書而陳止齋世多言韓信野布同功一體乎觀布之歸漢一不如此則

治衆之不遇一撥而拜之登壇之將受之而不屈雖容服賦決楚漢之雌丁南湖小人之情見喜

雄于談笑之間嗚呼布之所以止于布而信之得與三傑列皆有立信之區雲傳位耶見楚漢祖之侍

對布其識此情矣始而挫辱之者恨其怒而使之自盡也所以除其敵也繼而厚待之者

誘其善而使之自奮也所以取其力也二者皆謀天下之大道宜趙劉之所謂相戲耶

遣鄼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鄼食其曰陛下

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

朝王曰善趨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

前箸為大王籌之遂發八難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后裔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

制項羽死命乎武王入殷表商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發鉅橋之粟散

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殷事已畢偃車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言楚惟無疆則已六國復抗而從之若廢六國則必復從抗

而從大王焉得而臣之乎安得六國為臣誠用容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師古曰

食其請立六國後

張良發八難刻印銷印

公事

空漢幾敗乃

文策決勝之術有三
設虛名而受實禍

說同而得失
與
卞莊刺虎之

問昔人謂立
策之術有三
有事同而與
形有同事而
異勢有同事
而異情者可
詳其實歟
足以明聖人
之無我

陳平捐金反
間

陳平此計乃欺
三尺童未可保
其必信者文乃
以為奇而世傳
之可發一笑

劣無智若
幾敗乃公事
王自謂也
令趣銷印
令平解
荀悅
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
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

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則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策而益秦之舉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處惠而擅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慧一戰勝負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能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皆不兩立安危之機呼以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變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必上陳軍必死無二而楚以內顧之士攻之彭越之難項利妻其國都士年憤激而漢以急情之卒應之故漢在水上而勝賊不以此同事而與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為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卞莊刺虎問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登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聞開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利莊子漢之有項二虎果聞莊子從傷者刺之果有雙虎之功○蘇東坡刻印銷印僅同免戲何嘗累高○尹遂昌漢欲立六國復其得失先儒論之詳矣綱目特陳之美○陳止齋陳餘休耳以立六國之說為之陳涉以約秦師生亦以其謀用之漢高以燒楚吁書生之陋如者也○陳止齋此說知秦之可亡而不知六國之不可復其術固已疎矣况夫六國之復而能信其民眾不為陳劉之憂也哉以匹夫謀人之天下而又借助於人是更生一敵矣此書生之論關天下者不為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鯁音便食骨嚼喉中也要語之臣直言難受如骨之嚼喉也亞父鍾離昧音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大王誠能捐數萬斤

金行反間其君臣以疑其心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言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

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劉長翁曰以泗上亭長視四萬斤金如真上妻之一夫而不疑其志誠直勝羽百倍

○丁南湖陳平家世至貧性行至貧向為監軍受諸將金矣並入請捐金反間宜無妨利之意耶若以項羽之假名處之則必防其貪發其隱而平無所措手矣惟高帝與之不問其出入使平得以塞其欲而行其術

此帝之所以大度而成功也

平王定三國益八篇

漢紀 太祖高皇帝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亞夫智不及外黃舍人兒

此漢所以得天下

高帝取天下之至術視羽若掌上之土瓦

紀信誑楚誰不可以為功

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項王平使至漢陳平使為太宰具舉進用性擊魯白牢詩傳牛曰大宰舉進謂舉飛進來也

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音以惡草草粗也具進使歸以報

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急欲攻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胡致堂史稱增數好奇計以事

羽之侍從失道如漢王病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淮南遠義理之端事緩之會楚每失之謂欲使壯士舞劍

擬沛公于飲飲之間是一老惡人而已况已見天子氣龍成五采之文又可殺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為沛公考者此一古不

諤耳後之論者曰有遺布氏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孫心馬且羽所過殺液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

尚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擒非也增使用之亦不免耳○楊誠齋

或曰漢高帝既得關中不得固守竟能兩手提以予項羽而不與之爭使羽據之而不夫則天下皆楚而不漢矣若然

則高祖之得天下幸矣非智也是不使以關中而與項羽此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何則項羽之為人也量氣矜驕殘忍

少恩當是時備兵而兩喉也志在入關而已本無意於居之也高祖知其心是故舉而與之若履我既得關中則其器度

必盈其屠戮必喜器度盈則心必驕而不能居屠戮甚則民必怨而不能久夫使其心驕而民怨此高帝取天下成項羽之

至術也高祖不與之以驕其心則羽之爭心未必去矣而漢之得關中也不固不繼之仗蓋其民則民之怨楚不深而眾之附

漢也不堅示之不取以匿其必取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仁與之於始而卒收之於終德其遠已於已而卒挫之於城下高

祖之視羽若掌上之土瓦而羽不悟也高祖子房其謀之大乎

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

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

萬歲人臣稱聖壽曰萬歲蓋七國時事所善慶於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不論慶賀幸以為常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

遁去項羽燒殺紀信○胡雙湖滎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為之謀且奈何故紀信以身當之脫萬死於一

信無一得之贈漢真少恩亞或曰誰不可以為功也曰假假過宋非假偽漢王降者東門左車博左真漢王降者白袁了凡為漢王降者東門左車博左真漢王降者白

漢王堅壁不戰

卧内奪其印符

二人勇冠世

韓信五節制之兵

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王者以民為天

縣生請換教倉

此天所以資漢

示諸侯形制之勢

周襄信謀取關中衛生謀

取教倉果孰當急取

漢王出滎陽至成皋成皋縣名傷河南府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

皋間且得休息漢王從其計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來漢主堅壁不

與戰彭越為漢王游兵游兵即左傳謂之謀也擊楚羽自東擊彭越漢王復軍成皋羽已破走彭越

乃引兵西圍成皋漢王逃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小脩武在河南脩武縣今懷州獲嘉晨自稱漢使馳入趙

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

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楊龜山韓信張耳二人皆勇冠世其謀防疎闕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矣宜古所謂節制之兵者信蓋未之達也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鞏縣名洛即今河南洛陽縣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

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教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此天所

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太行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非距

蜚狐之口今蔚州蜚狐縣守白馬之津白馬即滎陽津在脩武西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

之乃復謀取教倉○陳氏劉項之爭大勢有二一曰關中二曰教倉是二者皆楚之既得而復失也方之人莫不以此為恃而項氏不知安得而不敗哉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皋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

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外黃縣名其縣令之舍人兒也

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

平定定三國監公編 漢紀 太祖高皇帝

項羽生平所過
疑滅獨首肯外
黃小兒之言所
謂聽人當如是
也使意增而在
有愧是兒多矣

蘇食其下齊

天下之事歸
於漢

為將不如一
豎儒之功

韓信擊破齊

齊王烹蘇生

一言殺三士

漢王復取成

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為楚

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臣請得

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

責義帝之處項羽弑義帝於江中不知處所故漢王責之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

王有背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

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皋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

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曰與生縱酒為樂韓信欲引兵東聞之而止辯士

蒯徹說信曰蒯古怪反徹避武帝名文或微作通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常有詔止將軍乎且

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音式伏音馮讀作憑據也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

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遂襲破齊齊王以酈

生為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今密州是屬益都府○論衡曰蒯徹一言而殺三士走田橫一也烹酈生

也利口之禍酈生之說下齊也高帝之命也非酈生之擅為也韓信妬酈生之功獨下畏高帝之命乎人有如此○丁南湖酈生之說下齊也高帝之命也非酈生之擅為也韓信妬酈生之功獨下畏高帝之命乎

為帝之所抑則淮陰矣屬不待雲夢之搖而先危擊齊之日矣

戊辰丙楚四年漢四年楚大司馬咎守成皋漢數挑戰不出因使人辱之挑身獨戰不得領原也如古之致師鄭氏曰致師者

致其戰之志也古者將紀舊讀作凡類師古音漢擊之大破楚軍漢王引兵渡河復紀紀水今在成皋城東

吾前即若翁

為天下者不
柄家

聖主治天下
之要道

天子禮樂教
化之主

帝王處變之
上策

聞智不聞力

數羽十罪

傷胸捫足

取成舉軍廣武就教倉食廣武在汝倉西三皇山有二項羽聞成舉破引兵廣武與漢相守

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高俎租稅之類軍中集積方面人謂之俎告漢王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北面俱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若

烹而翁若猶爾也而捫汝也後皆傲此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

之無益也○趙雪航古先帝主治天下之要道莫先於孝考也者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本二帝三王未有不

中三年未聞漢祖畧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舉置太公于俎上而欲鼎鑊之其厄生之機憂懼之狀在他人見之亦必流涕

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舉烹之將何如也古人行一不義設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羽棄父於鼎鑊之

中而爭天下乎昔唐太宗起兵于晉陽劉文靖勸高祖佩兵于突厥范氏以臨父臣虜深判之是賜父臣虜且不可而況于

烹父分漢乎或曰漢祖斬言良平殺之也夫天子禮樂教化之主世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專居九五者哉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漢主良心其斷刑甚也然則如之何竊負而逃遁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策不在是乎

○丁南湖質于軍中設于俎上而太公不免會于鴻門敢于難上而高祖無恙是宜悅侍項伯

母親太公其為項乎其為劉乎此為高俎明矣宋孝雖遠城或獲其母太公謀將殺之呂城曰雖遠悖逆之人宜顧其母況

今日殺之明日繼連即可禽乎若其不然徒結怨孽愈堅其賊心矣不如善養親之以招徠繼連雖不即降終可以豫其心

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公撫辨稱善項伯之言呂城之言也

羽謂漢王曰天下恟恟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母徒苦天下父子

為也漢王曰吾寧聞智不聞力因數羽十罪十罪曰負約王戰於漢軍一燒殺卿子冠軍張二殺趙不羽大怒伏弩射

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捫音門捫也傷胸而虜中吾指漢王病創甚創讀作強起行軍

平王定三國益八篇 漢紀 太祖高皇帝

以安士卒因驅入成皋○丁南湖漢王數判十罪何其先後之頓也耶以愚論之當以叔義帝為罪一庶乎天下之公論矣而乃以王我於漢為罪一得非一己之私忿乎吳蓋

漢王不事詩書惟先一己若出于子房之慷慨則其罪之先後有倫矣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救齊龍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易與謂韓信為人易與我也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齊楚與漢

夾灑水而陳灑音雍密州舊縣由灑水所出韓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

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且音大

音奉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即急擊殺龍且虜齊王盡定齊地○陳止齋帝以五諸侯之兵頓于陳陽武舉間幾

如帝之能併項氏亦集而奪之矣三秦之事可見矣執若棄之於信使之自戰其地自原其眾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而東矣羽之使龍且殺齊也非不勇于自行也有漢王者在也則夫盡齊於信所以鋼項氏

於不能進退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權也漢之帝也信寄倚角之敵

漢王還櫟陽留四日復如廣武特策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服矣光武之篇書稱川盜起帝還宮六日討平之時特策也二祖創業之初其勤如此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

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豈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

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

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盱音盱台音盱盱台秦縣名今直隸鳳陽府泗州往說齊王信反漢與楚連

武涉說韓信乃
削傲以相人之術說信
大丈夫即為
真王
躡足附耳

將主命惟恐言之不至則傲何為者既說信破齊使生不免受烹又說信背漢致楚室不終臣師雖其議論過武涉而頗危禍人禍國策士之忌智耳

韓信不忍背漢

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解衣衣我下衣字去聲推食食我下食字音似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致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王之命懸於足下與音懸繫也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參音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按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思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卿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虜陳澤之事耳遂殺餘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虜陳涉者顧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且勇畧震王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猶豫戰名性多疑上下不一問有聲則豫登木故謂曰猶豫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

秋漢立黥布為淮南王淮南漢之國名在廬州府舒城縣東南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楚與漢

平注袁王國監合編 卷五 漢紀 太祖高皇帝

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怒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

約中分天下割鴻溝王氏曰於滎陽下引河為鴻溝入云水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嬰引河水以灌大梁謂

東即漢楚分界處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

說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書法

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罪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以楚歸為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罪之

程子張良才識高遠有德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其矣趙雪航離水

漢王乃與數十騎過去當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而過楚兵為所獲項王置軍為質至是三年矣乃遣侯公持書之楚請太

公呂后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為界以太公呂后歸夫何禮得父妻松德良平之言背違約信此市井粗僧欺詐

之言固非君子忠信之道也大抵漢相君臣取天下皆用詭詐之術誠非湯武弔伐仁義之道也

丘瓊山古人謂斷其一臂而與之天下有不為者況肯舍其天性之親而爭所未必得之天下哉雖為天下者不願私親

目曰當是時漢強楚弱政自不必約和太公在楚未有取之計也上書中分天下綱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

自不可言可知况漢既得太公乃即背惠貪言進兵攻楚設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違項籍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也

已亥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

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固陵縣名即光州固始縣是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

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軍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

信越期會不

此舉為精大 漢王不意於 救父 漢王違信背 約

養虎遺患 不以背約累 漢王 張良才識高 遠 張良亦不義

城山東兗州府是

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

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

十一月劉賈引兵過淮北屠亳州城父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

兵迎黥布皆會圍羽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垓音該垓下原邑名高岡絕若今兵少食盡與漢戰

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

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楚人之歌猶言其語楚吟也乃夜起飲帳中美人名虞姬馳馬名騶乃楚歌

因泣下左右皆泣莫能抑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麾下壯士

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直當也古字潰圍南出馳走至陰陵迷失道陰陵縣名今問一田

父田父給曰左給音給欺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至東城東城

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斬將刈騎三勝之

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於是項王欲

東渡烏江烏江在和州東四里有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項羽艤音城附也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

千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

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楚

項羽不渡烏江東足王

漢紀 太祖高皇帝

至城臨開說

誦之聲

魯守禮義之

國

近古以來未

嘗有

漢在魯策有

策在魯力

有天下者志

天下

高祖取天下

于民心

亭長不出田

父之計

卒楨三人之

力

漢王純于討

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

節。乃持項王頭示之。魯乃降。漢以魯公禮葬項王。封項伯等為列侯。賜姓劉氏。○太

史公羽起龍吟之中三年遠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後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

背關懷楚致逐義帝而自立恐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當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

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宜不諍哉

○楊子法言云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在魯策有策

故高言漢能屈己以用魯策而諸人之力皆為魯策所制楚則不用魯策固自強其力此亦人事自為之天豈故為之哉

○黃公度智可以來天下不可以善天下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有天下有天下者忘天

下者也蓋秦取天下于六國分裂之陣百戰百克僅能得之得之艱難惟恐去之或速凡可制民之死命者雖窮滅屠戮有

所不恤天下不勝秦之積弱相率而跳於刑法之外項氏見民之易叛恐今日之於吾猶昔之於秦也舉一城則抗之攻

一邑則屠之嗟乎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戰止之乃所以速其叛也帝之入關約法三章羽之入關時火三月帝之所過秋毫

無犯羽之所過頃刻無遺嗟乎民之歸於君者求以生我耶殺我耶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以求殺哉帝不取天

下於秦項之手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來聽其自至非寬仁大度者有所不能也

○劉屏山項羽引兵欲度烏江亭長艤船待請羽急渡羽不渡乃戰已也羽意謂大夫窮途盜賊死不忌為亭長所救故託以江東父兄之言為辭耳使羽果無東渡意宜引兵至此判至東城

方二十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兵破屢使羽盡用其軍決死城下者猶未得脫也及田父所給陷于大澤中羽

知人心不與已安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所以戰死也

趙雪航

史稱項王雙目盡腫力能舉鼎勢可拔山嗜飲此等千人皆殺其英雄

勇自古以來未有聞也觀其鴻門之宴范增累欲殺沛公畧不介意雖

曰天命有在亦可謂有人君之度也雖水之戰復太公居后于軍中三年而無始殺之心及圍成皋置太公于項上欲烹之

聞漢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之言即舍之非篤于朋友之義者豈能是乎至欲滅秦拒漢七十餘戰未嘗以此懼至城下

兵少食盡以致于敗及其潰圍南走至烏江乃自刎而死非天亡之孰能致其死哉愚思亭長亦必隱者也向使項王德其

自言色羞耻通于江東收撫英傑任用賢才養其驍勇之氣待時而發又未知成敗如何如耳不能忍屈於一時徒以八尺

之身付于王翳諸人之手此是

天趣其亡而非人力所能亡也

○尹遂昌詳書信越英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擒諸卒楨三人之力若夫目亦不得而

終予之也

漢王還至定陶

秦縣名今屬山東兗州府

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

漢王將之

此信所以不

相國越為梁王

前書魯信軍兵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

則帝未免任術矣此信之所以不終臣節也

尹氏

漢王方術瑣語即信軍以見其急於信如此信號為善兵

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死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之脫奪又復封封善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則漢王之過也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

豈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丁南湖觀人者因小可以知其大舉一可以推其餘彼

負漢家千東之封不忍殺舊德之忍少宜忍叛大恩之明主嗚呼淮陰豈可家乎

二月王即皇帝位○諸王侯皆上疏請漢王為皇帝甲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

陽汜水在山東曹州西南

即皇帝位正也

尹氏

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詩項譎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漢海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丘瓊山

有天下者謂之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而為之子是則莫尊於天而天下天一等者則天子也秦不師古自稱皇帝其後因以王封臣子高帝伐秦除項即皇帝位于汜之陽聚秦故號也嗚呼始皇作之高帝述

之述為萬世不可易之定制然則不稱皇帝將何稱哉孔子作春秋制立名祭王於天真可以為萬世法也

夏五月兵罷歸家○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其故

爵田宅

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書罷罪國車騎村官復遠氏伍其廣大氣惡何如哉

帝置酒洛陽南宮南宮在洛陽縣東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高帝時有廣武侯臣起想即高起

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

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

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漢得天下為正

春秋真可以為萬世法高帝廣大氣

漢王三不如三者皆人傑

范增曾無一言及此

田橫不肯歸漢

田橫之客皆死士 田橫可以無死

運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克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

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置酒何以考志帝所以興也 ○楊龜山

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為我擒初以為信然及觀增之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難用增無益於敵亡也項羽視秦軍之覆曾不知去欲以力制天下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滅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汲汲於殺沛公假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已知沛公有天子氣又可殺乎 ○丁南湖

耳天下既得而忘心烈如火矣於吳良也去何也歟而信也哉然則三不如者其三大謬矣乎 ○丁南湖

凡言不如某者在君子則為讓在小人則為忌高帝之不如三傑蓋感其大功而讓焉者也惜乎讓非真讓特假此以取天下

項羽既滅田橫懼誅齊王陀冠稱自立為齊王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海島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北帝使人

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二客乘傳傳得著詣洛陽未

至三十里自殺帝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之既葬二客皆自剄下從餘五百人

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 胡致堂橫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

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乎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趙雪航嗚呼忠義之士應代有之未聞五百人皆捐生

觀門客盡其忠義如此橫德必有過於人矣橫立為王至高帝即位未及十年是時戰爭靡息奔走莫定眾客未有爵位之封富貴之顯榮也而皆以死義報其主非橫之德義所洽尚克臻此 ○丁南湖

殺蓋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其客之自殺蓋人臣與君同死之義也其客之自殺蓋人臣與君同死之義也而致堂乃譏其不事高祖是欲其君為晉懷臣為馮道何以勸後世之節義也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購

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音度以贖束頸也自賣於朱家朱家魯人也季布先

漢求將軍急適且至臣家臣敢獻計乃髡鉗布衣褐衣寬廣車中并與其家童數十人之朱家曾之按廣柳車也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

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

臣各為其主

兩竹宜相允

人臣無效丁

公

進取與守成

不同

高帝慮事深

遠

托吭拊背

易此之矣白王

公設險以守其

國家即繼之曰

洛邑天下之

中

托吭拊背

易此之矣白王

公設險以守其

見滕公滕公反侯嬰也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職謂良賂當其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

求一人何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賸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

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言上乃赦布召拜

郎中布母弟丁公丁公薛人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長兵不施或用刀劍以相搏擊也

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厄音厄厄困也又曰兩賢謂季布與丁公也兩賢帝字相應故如是季與丁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

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

使後世為人臣無效丁公也○司馬溫公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秦隸招亡殉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真守成其難不

同當年雄霸逐之陸氏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責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懷二

心以擬大判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怨者雖至于活已猶

以義不與也執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宜不深且遠哉○袁了凡微敬於原惟恐其創之少也己得則惟恐其創之多高祖始聞項羽諸臣之說也乃舍項伯而不以徇取奚居曰丁戰將也生高祖於房下伯謀將也生太公于項上天臨陣戰戰具二心也謀國殺

刑是一德也然則伯無罪歟曰吾國滅宗伯罪可殺也漢獨不當殺之耳夫恩可我割故丁公之罪不可原法可親屈故項

伯之功不可棄殺丁公足伯之功不可棄殺丁公足以勸忠賞項伯亦以明考

帝西都關中以裏敬為郎中賜姓劉氏○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因虞將軍

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

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披山帶河謂關山之通蔽如披渭河之環繞如帶也四塞以為固謂山河四圍蔽塞以為堅固也卒然有

急百萬之眾可具此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扼音厄拊持也吭音元咽喉也以背脊喻天下帝問羣

平注夏元綱鑑卷之五十五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君子以常德行
可知有德然復
險可恃無德則
敗過是以遠其
敗治陽關中斤
斤比較失之遠
矣

高常救於用
言
光武能繼祖
武

張良謝病辟
教三寸舌為
帝王師
張良從赤松
子遊
子房之婿可
知
人君之所

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淆滙倍河向

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清

函函字與峭通通函一名崆峒山在洛州水甯縣函謂函谷在陝西桃林縣南有紅泥澗水山形如函路在谷口故名函谷右隴西沃野千里沃灌沃也言其土壤廣遠有沃灌之利阻三面

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財物所聚曰府關中物產饒多可備兵械天府婁敬說

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號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胡雙湖高帝起兵八年歲

平定當亦少思安遠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違顧如此其成帝業漢高帝以鍾武之資用當時之後○方天台漢高帝起兵八年歲

宜哉光武平隴歸魏六日顯川蓋起運往征之可謂能統祖武矣漢高帝起兵八年歲

亦可以少休矣開婁敬遠都之說即奉春願百官而從之夫敬徒讀之屠布亦之人山東之賤夫耳無取特之故左右之存

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庭而論國之大事帝知日下詔與之俱面居天子之貴益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

以為輕動後世不以為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高帝之才非能遠過于智非能應河四塞以為

事而暗中也不可及者有客人之量耳○輓輅一木橫連車前一一人挽之一人推之也○丘瓊山秦地拔山帶

固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二者也○周人初起於郿雍都鎬天下形勢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東遷

而棄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勢山東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為戰而秦獨為衡馬卒能以少制眾并而有之非獨人

力蓋亦地勢便也自高帝用婁敬言西都關中後世言形勢者必歸焉唐居晉陽亦都于斯自宋人

都汴之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於今矣嗚呼地以人而重人以德而隆山河之險固又烏足恃哉

張良謝病辟教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不食辟穀行氣以

和引體令其柔華悅曰乃古仙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秦天下振

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也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松子遊耳赤松子者者謝病有之矣書辟穀則為赤松子六年温公以子房之朋辟道理足以

效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所難處也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非陰謀勇力何能成事

難處

子房明哲保身

智謀節義過

人

進退有儒者

風

子房可謂知

高祖不足以

盡子房之術

高祖偽遊雲

此持一力士

之事

封建之意已

壞於此

田肯請封親

王

山

子房之志為韓報仇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及得沛公而知其漢王之東也成爲項羽所殺則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漢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已塞彼後自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冠之者惟子程子蓋嘗言之人以爲子房進退縱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管子房能用高祖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云 ○袁了凡 宋廢陵碑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故垂年頗以刑軻晚歲頗以晉仲連擬高論子房者多矣子房以羅之云爲然

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 時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趨之戰也平聞古者天子巡狩天子巡諸侯所守曰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雲夢澤名在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南司馬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信必迎謁而

陛下因擒之此持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 ○ 陳季雅 人皆謂漢封建無制故諸侯強大以爲三代封建之法不可復味不知三代封建之意已壞於此何也天子通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建職今高祖用偽遊之計以執信則是壞先王巡狩之意呂后召諸王至長安以執殺之是使復有望京師而泣者則諸侯建職之法又壞矣 ○ 陳

龍川 高祖得天下大率詭詐之計盡出于陳平施於項羽紛爭時情可也其可施於君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爲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

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謂定都關中也時山東人呼關中爲秦中秦形勢之國帶山河之險秦地

拔山帶河得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得百中之二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地勢便利以其下兵於諸侯譬猶

漢紀 太祖高皇帝

高屋建瓴水

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建瓴者覆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上而翻瓶水譬其向下之勢易也

夫齊東有瑯琊

漢之縣名今山東青州府即墨之饒南

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齊西有平原郡河水東北過平原孟津統黃河故曰濁河踰河即為越故曰限

北有渤海之利

海旁出為渤因名渤海郡有魚鹽之利

持戰百萬齊得十二馬

二十萬人足當百萬

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王曰善○唐

仲友

晉田實親親王子弟王齊使合知齊後于漢有制呂氏之功

上還至洛陽

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

周勃封絳侯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

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

漢書作益辦多多增亦之裨益愈加也

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

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

也○陶天台

君之於臣猶天之於萬物無所不包泰山之高黃河之深睨躍三千稱博九萬時其間一物耳何足與較長短哉高帝起目亭長不學無術安足乎惟恐人之勝已故與信論將兵多少以觀其意為信者

直當對曰天生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皆一人之智勇也陛下惟當知人授任論功行賞不當與臣下爭能臣

之事君有死無二生殺奪惟君所命詩云夙夜匪懈以第一一人臣之職也庸恤其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君之道

得矣乃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戰彼此之長能忘君臣之大分斯言一出眾意皆起何為者哉嗚呼信斯言也不惟欲自己赤族之禍實欲後世人君忘才之漸歟○尹氏

為遊雲夢會諸侯于陳論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難霸也始剖符符剖而分之授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為酈侯酈今之化軍是屬酈州非沛國酈縣也所食邑獨多功臣

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

墨議論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漢書無兔字而發縱指示者

多多益善

天授非人力

高帝忘人勝

聖人為天地

民物之主

漢之所以難

霸

剖符封功臣

聖祖曰人主立

言自有大體漢

高祖論蕭何與

諸將之功乃

之以彈所謂
指示者也
指是走狗也
擬之歸未免
甚

多
功狗功人
發縱指示
高祖發縱指示
之論者有謂
何之意千秋不
過申明其說耳
被以上當通矣
張良願封於
留

帝王公天下
之心
高帝不能稽
古
聖人謂百世
損益可知

之以彈所謂
指示者也
指是走狗也
擬之歸未免
甚

人也發縱謂解體而縱殺之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

臣皆莫敢言○丘瓊山古者爵有功侯伯子男五等然既列之以爵則必分之以上使之益其土主其神以君其民自秦漢以來始有封以郡邑之名而惟州諸於朝曾不一出國門者漢之封爵止

于侯而無有所謂公伯子男者書於此以志其始

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下邳郡名今淮安府與上會

留留地名良初過漢高祖於此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

戶乃封張良為留侯按良少時於下邳地土還老人復復地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脫之問其老乃下取履老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書一編曰請此可為帝者師莫日見海北徒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法良與之晝夜習讀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後十三年經城黑野黃石馬奉祀之封陳

平為戶牖侯戶牖即陳留陽武縣故城在汴州東北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

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

為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帝微時其嫂憂憂恨之不封伯氏之子太公

累言之後乃封其子為夏羹侯明著其嫂鄙悍也○胡致堂先王親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宜命大臣求遺

賢議王制有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考太平一正予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通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五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焉爾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

臣亦無為之謀者宜王澤當新天不啟其衷耶嗚呼惜哉○陳潛室高祖大封同姓年有尾大不掉之慮盖由德成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

建亡故漢必盛之事勢相因必至于此漢漢初之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強大○唐仲友古之有國家者必眾建諸侯以為蕃屏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平王定三國益八編

眾建諸侯以
為藩屏

治道貴清靜

沙中偶語

張良因事納
志

而亡宜矣故漢懲其弊大封同姓以制異姓宜利及萬世而卒至七國之變蓋苗
其封國太大故也使其若依先王大國不過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吳楚之變哉
不許也封建之法廢于嚴秦而行之漢祖是亦復古之一機也夫何仲
友特以七國之禍而病之嗚呼後世而非聖法者皆仲友輩為之也

以曹參為齊相國○參之也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

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

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謝氏鐸參之相漢訪諸蓋

以清靜無為為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煎
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樂之所以稱二世之泰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國可謂識時
矣無吾猶有惜乎參者蓋時雖嚴於有為而事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樂不為也參之營惟恐一事之為未能盡民而
先已擾民乃至於無所事事終其身惟蕭河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任高帝也怪惘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
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于秦者尚無能修什一於千百乎况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北難之替未聞屠牛之鋒未
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登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奈何
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弱而已嗚呼參但知清靜之樂足以調漫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放棄所
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譽秦氏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之盛則參使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
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與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

與坐沙中偶語二人相對而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此屬謂取天下今為

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讐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

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

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什方縣名屬四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

沙中偶語 卷五 十八

子者其雲魯
之失

詔定元功位
次

蕭何萬世之
功

連賢受上賞

問昭定元功
位次
良平何以不
與

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司馬溫公

張良為帝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問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覺僞語然後方言之邪蓋以高

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情行誅賞或時害至公厥臣往往有欲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唐仲友人但知子房為

以愛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袁了凡請料沙中獨語決非誇反也良意適使為雍齒遊說使帝怒錄功也特異帝恨深思有以動

為教雲○袁了凡之故不覺其言辭恐鳴耳其目取上素所不快者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則

非雍齒而誰然則封賞未逾控諸將有反謀帝自是有疑功臣矣昔子實一出遊說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而

存魯本意存魯也然齊吳以亂亡留侯一言而封雍齒豈准陰九江梁王相繼以告反膠亦良一言之效哉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平陽府名屬山西曹參功最多宜第一

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

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說音謂謂趙身走也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占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

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

秋為安平侯安平齊縣名漢因之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屬山東道按元功十八侯位次蕭何也侯曹參平秋侯張敖

國侯陳武林蒲侯王汲清河侯薛卬○丁南湖按陳涉初起沛令欲以兵應之蔣主吏蕭何曹參令樊噲召劉季以

慶平侯丁復陽郡侯龔連曲城侯○陳潛室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

帝歸櫟陽蘇林曰櫟音樂徐廣曰櫟陽漢萬年縣也持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京兆櫟陽縣東北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之父故稱皇不預朝政故不稱帝

○上五曰一朝太公太公家令

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

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擁持也篲掃竹也季奇曰謂出迎於門為之掃地以袂拂篲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示敬也

上大駭下扶太公太公

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又謂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尊親不

及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帝即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無臣故也○哀了凡高祖王洪五年始滅楚即帝位冊后曰皇

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又謂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尊親不

及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帝即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無臣故也

后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姬曰昭靈夫人而

太公猶仍舊稱六年始尊家令言尊太公曰太上皇而昭靈猶夫人也至呂后七年始詔改曰昭靈后嗚呼帝有

天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禮偷於不逮事之母幾於忘年矣難以北司其而此一事也神高祖之闕實弘多焉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

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

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事人情為之節文者也

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魯有兩生

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

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

上左右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綿蕞本位標準也綿謂置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藟植于地為最位尊卑之次野外習之月餘言於

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楊龜山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

夫叔孫通君之能以為被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假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

文相際也以空辭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焉可久哉故叔孫通所徵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兩生拒之如此夫

變

魯兩生不肯

禮樂積德百

年而後可興

鄙儒不知時

錦邊野外習

之

叔孫通曾君

為禮

兩生推之失

音

子雲獨以大

臣許兩生

出處可卜事

業

今日知皇帝

之責

叔孫生器小

竊禮之禮執

所不能致者

二人

仲尼開達諸

侯

帝自將擊韓

王

際平秘計

其言矣陽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陳潛室魯兩生沐浴酒教化其於禮樂之道出處之節講之素明故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

不是欲待百年但以漢高帝非興禮樂之君叔孫通非興禮樂之臣故設辭以拒之 ○史臣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

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閒可卜其事業也 ○袁了凡論人於高

知之也漢帝去秦許儀而厚臣飲酒爭功方當急為弭亂之計顧欲待百年而後議禮乎兩生 ○袁了凡帝之世能

建大計以道義獨人心有新域之三老而三熊不與馬能立大法以禮樂扶世教有魯國之兩生而四皓不與馬然而三老

遠其名兩生失其姓則以禮儀之世士皆避名出者既不復留而處者又不復出夫史公又退處士故不復博詩而備著之

使夫操行之高而姓名弱其良不能已於操卷之長歎也

○辛丑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復置法酒法酒猶言禮酒

諸侍坐者無敢譁失禮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太常卿掌

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 初秦有天下悉採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

抵皆襲秦故因襲秦時故事 ○温公禮之為用大矣剛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有行備馬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

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綱紀正焉豈直凡庸之上戶履之閒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遠識得大儒而佐之與之

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雜執以端俗取寵遠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

於今豈不痛甚哉故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

致者二人若是則仲尼之開達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達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馬得而用之夫大儒

者惡骨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信聞冒頓冒頓單于名居代谷代谷二郡名欲擊之使人覘規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遣還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

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以敬為妄言沮軍事。械擊敬廣武。縣名故城在代州雁門縣帝先至平城。朔州定襄

與漢平城地今大同是也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帝於白登七日。平城東北有白登山白登臺在焉帝用陳平秘

計厚遺閼氏。閼氏音烟夫匈奴皇后號應詔曰陳平使盡工圍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危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于是以匈奴間其一角得突出師

古曰應說出極諱之論非傳記所載諱以意測耳。乃解圍上至廣武赦婁敬曰吾不用公之言以困平城遂斬前使

十輩封敬為建信侯。張南軒高帝平生好謀能聽解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蓋由急於功利遂

反恐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為人主者當竭其一心勿以小功微利自惑。論衡曰厚遺閼氏此張儀愚郵袖之故智也

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視而換功利之說者亦無隙可乘矣。袁了凡白登解圍之策世莫得而言之蓋必其勢危迫其途都狹有難使人聞者一時君臣深諱之

帝不納以至於困成可謂委讓世使多陳平秘計不知使帝聽婁敬言則平計何事又使早終成之諫則敬亦亡所見

其奇矣自白登之圍解而平以戶牖史曲述敬亦以奉春疏建信至成也說者夫曲突徙薪之累不為人思澤也惜哉

帝南過曲述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曲逆縣名後罕

帝改曰蒲陰今定州北平。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六出奇計請捐金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道莫使二也夜出

蘇東南有蒲陰故城是。輒益封邑馬。劉屏山平以思人之智而為漢廷謀臣之冠觀其捐金以間亞父雖足以

遊雲夢跡信五也。今。巧中其智謀非不高也然如捐金可以間亞父而不知是自啟其諸臣之疑如馮道可以掄韓信而不知召異

時說者之由啟陰謀秘計雖足以濟一時之權而高帝之心術轉而為極詐者多矣其則智可以盡用之乎。丁南

湖。陳平自云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也。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觀其六出奇計履秘世真

等皆怒曰吾王孱也。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教蓄其音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

人主當竭其

一心

張儀愚郵袖之故智

陳平六出奇計

善指出故

蕭何治未央宮

王者以仁義為麗

蕭何分家園為二

蕭何治未央之意深

高帝在何術中

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汚王為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乃壁人於廁中欲殺帝上心動不宿而去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初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

道周迴七十里台閣四十三所宮門闊凡九十五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許容反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

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

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悅遂自櫟陽徙都之治未央宮易為不

為賢相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先已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

之累也○温公室為先宜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舉為項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未流

猶入於淫靡況亦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宜不何為家而不治地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今

謀哉至於孝武以宮室寵敵天下未必不由節侯故也○朱沛國其為國而獨以侈示之是分家園為二不以

待其子孫者而望其君之復世也柏梁建章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

之作比未央不知幾倍安在其無以加乎○劉元城去至近二人之心宜一日志山東故拜見秦地皆已燒殘

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詔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

中無幾時五年秋親征櫟陽復至雖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軋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違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丁

南湖高帝不設都關中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蓋欲振形勢○袁了凡何治未央宮極壯麗以固安

之地共簡與衛民節餽漕不擾之基屹馬雖煎街也亦帝先入關見秦宮室即欲休舍何以此窺之故人主每見其欲懼為人得何以此得帝也

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匈奴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殺請曰弑冒頓之父名頭曼以鳴鏑射殺之遂妻其母以力為威未

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天子女曰公主周制天子嫁女於諸侯至尊不自主始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彼必慕以為

闕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匈奴天子豈嘗聞外孫敢與

大父抗禮者哉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如匈奴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有上家人子中人子名為

長公主非公主而名曰公主也以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丁奉曰長公主即魯元高后止此一女最所鍾愛者也帝聽劉敬之言欲長公主妻單于故高后不從而以家人子

易之其后之君微于帝自此發端而成姬趙王之元其所由來者漸矣 ○楊龜山劉敬之說何其謬也且子婿之於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

千載之千載之溫公建信侯謂冒頓殺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以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序惟仁義

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欲之莫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况魯元已為趙侯人可奪乎 哀了凡妻敬之策溫公謂冒頓殺其父如戰何有于婦翁

東胡嘗使使求冒頓闕氏左右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鄰國借一女子子取所愛闕氏與之豈司馬喜謂世無請人之妻者

即請鄰國不與也後冒頓直謂其妻一女子可射利何便不難以奉鄰國之請而敬欲以一女子交歡歸愛其生心降

國中一日無齊景公一諸侯也畏吳之疆不得已而以女女吳吳泰伯之後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 ○丘瓊山猶且為之涕泣馬堂堂中朝與與類同婚媾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為之高帝則可以已而

不已馬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取戎豈無他策而必以所愛遺所惡哉蓋劉敬本魏絳之說後世祖之以為御戎上

策夫以關門窮寇之質為腥臊犬羊之配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思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者乃思為之哉蓋

其慕劉愛為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十一日徒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關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

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

使劉敬結和親約

一言或千載之患

建信侯之術已疎

高帝可已而不已

獲本弱末之術

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蘇二大

費高白王不
反

立義不使為
然諾

實高以憤怒
亂謀雖卒能証
明其主不借一
死實責其過
由是以亡禍首
罪魁何賈之有
荀悅曰小亮不
塞大逆私行不
賈公非母故可
也斯言良當

漢廷臣無能
出其右
春秋之義大
居正
田叔知所處
漢知孟針於

姓
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初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

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也。

王不反者。及檻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斃。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

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拷答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

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主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親哉。顧謂王實

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

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

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抑絕亢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

者。盡拜守相。○司馬溫公。高帝驕以失臣。貫高恨以亡君。使高謀。○楊龜山。班固謂田叔張敖

正罪無可赦也。○司馬溫公。高帝驕以失臣。貫高恨以亡君。使高謀。○楊龜山。班固謂田叔張敖

請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婁安人。慨慨自報者。何以異哉。馬在某某。知所處。孟針於

臨城。死解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宜辨為好。而發抑亦自賢耳。夫樂人以自賢。是宜長者之言耶。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皆立廟何。非古也。自是忠

平主天子國。漢紀。太祖高皇帝。二二

高帝以周昌為趙相

周昌諫廢太子

子

臣期期知其不可

高帝用趙充之策

高帝全注如意

四千戶賜趙王子

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

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

其說昌為人吃音隱言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以其口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

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年十歲

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王素所

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史記高祖謂周昌曰吾欲國煩公公瓌為我相

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惠趙王念非公無可者昌不得已強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

○楊龜山以高帝之明倦倦於趙王其念深矣

試年用趙充之策可謂以全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憤怒其欲甘心於如意也久矣一貫彊相何足以重趙哉若為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已而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母禍而已哉○按莊子以反注者巧以鉤注者障以黃金注者取取或作璫音璫說文璫珍也於惜也林希逸曰義云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言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賴借之意以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賭矣

○蘇東坡高祖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也有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憚趙王不知周昌其怒而使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激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慮亦無有以告之者

悲夫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音喜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侯挈其手辟辟去也左

右歎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三至

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曰謹奉教遂反自上自擊之至邯鄲喜

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

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謂晉凡於天子

而召見之也。見如字。上媢罵曰：監子。媢，海也。監子，童子未冠之稱。蓋漢高帝怒輕之言。其性庸劣無智，若童。堅能將子。四人慙，皆伏地。既而封各

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陳豨反，趙代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如鳥羽插之，示疾速也。未有至者。今討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獨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上聞

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袁了凡。陳豨反常山二十五年，亡其二

千城帝曰：是力不足也。守尉亡罪，察矣哉。自秦即邑天下，置守尉，無寸兵之寄。故陽勝一舉而郡邑瓦解。高祖起豐沛，就知此矣。故不委罪守尉。大與人之空城而責之守，是林上而隄決河也。不亦難哉。○又曰：按豨少好賓客，以代相過趙，客從者

千餘，乘趙相周昌入言上，令棄之。而豨容諸為不法事，多逆豨，豨恐始反。其初為代相，固天子親幸臣，素無反志也。信豨對人觀，臣無故而發，豨常滅豨之謀，豨且擊手中庭之語，誰為屬耳者。舍人弟之告，豨直呂氏甚之耳。彼帝廢彭越，后年使其

舍人告趙，復反乃就傳，然則焚舍人弟之告，信反亦安知非誤。舍人之告，有為之嘆也。者盧縮曰：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且當世之論，則已然矣。○呂東萊

趙將而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參差，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殺舜一世也。呂東萊蘇洵以性黠布而隨以王者之供帳，煙罵以性

乙巳十一年冬，破陳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冬，太尉周勃道

太原入代地，豨軍遂敗。十二年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其舍

人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其弟，諱公著，嘗獲罪于韓信，信欲殺之。上變告信欲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言豨已敗死，給信

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所

詐，豈非天哉。遂夷三族。○司馬溫公

韓信實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分兵以北，擣魏，取代，作趙，賜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城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罪，則徹之說，迎高祖于陳，宜有反心，故良由失職，快快遂臨，誇遂夫以虛縮里，閉舊恩，猜南面

漢得天下皆

韓信之寬與否
姑弗論然高祖
在外而居公衆
族誅大臣何亦
弗問北雖司農
成何國以入燕之
禍兆于此矣
韓信有建大

高帝故每一
世

平王...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其功
高祖有負於
信

庶幾為漢元
勳

記功討罪蓋
其道

漢之家法不
正

信有定天下
之功

跖犬吠虎

王伯皆待賢
而成名

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室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梁陽信成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遠楚至圍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志也積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本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操讓不伐已功不矜已能則庶幾乎為漢元勳可以比周召召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矣漢宗族不亦宜乎○脇脅偽謀也○趙雪航信果有反狀既已就擒付之廷尉待帝還明正其罪可也呂后既當有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趙雪航信果有反狀既已就擒付之廷尉待帝還明正其罪可也呂后既當有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其本
心云

上還洛陽問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

齊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秦失其鹿言秦無道逐失其國如鹿人之失鹿蓋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

知韓信非知陛下上曰置之

二月詔郡國求遺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

人而成名今天下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必須親身勸助自為其駕車而

也言求遺賢莫急賢也自是而舉賢良舉凡言皆自帝起之矣

初上擊陳豨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

殺

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走漢告之上使使掩王掩蒙也王謂彭越也囚之

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傳處也謂輾轉相傳也處之於蜀郡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

來彭越為呂后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

士今從之蜀此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越三族梟越首梟刑名乃樹懸者也黃帝斬蚩尤懸首洛

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

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

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

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

罪拜為都尉○綱目斷云書梁王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蜀為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殺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趙雪航彭越佐高

祖燒盡楚之積聚又掠米千餘萬斛以饋漢項王因此食盡而散亡受封于燕豈不欲傳於百世乎若越果反猶且議功不

忍況其未嘗有反心也徒以人之誣枉而為法外慘刻之酷刑豈仁人之道哉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御者此公家畜也

今病而不能用故出放之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以東宮賂騙食之援則孟信家貧惟一老牛其從子

責供薪樂信適從外來戒其從子曰少用其力老則責之宜仁心哉夫古賢于牛馬之高尚念其哺養之力而不忍出之況立

國功臣無罪而殘忍之虐如是也故王莽謀篡漢稱頌莽功德者四十八篇七千五百有餘死於漢節者二○陳潛室

三人而已豈非高帝少恩多虐所故文公於綱目書其王爵而書殺之以明越無罪乃所以惡漢云爾

或問司馬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致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

張漢家之替者信之功多於越楚楚積聚而項氏敗獲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

其常以避兵出入梁楚間為項

○秦了凡聖帝可謂義勇其哭彭越掩天子逆鱗天子震怒布左足窺湯鼎猶懸

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說彭越拒危軀之謀兩人皆晏確明天下大勢所歸其無反噬曉甚而呂后必務殺信越布者后以太子幼少恐三人非少

主臣也而帝亦為所動耳異時帝崩僅得灌灌在耳后猶忌之秘殺四日欲盡殺是而後發喪撤御將軍計且喋血京師有

評注袁王國監全編

卷五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十四

日矣况信題布在而
呂氏能一朝客之哉

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山令趙

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授璽綬與

節符通使使和集百粵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魁結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

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

矣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

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賈歸報拜太中大夫

又資三品曰太中大夫

陸賈時前說稱詩書時時非一時也每於上前稱道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高祖自謂也安事詩

書賈曰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

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以高祖素未嘗聞此言故曰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固當世

之辨士也新語十二篇一曰道基二曰建事三曰輔政四曰無為五曰辨惑六曰慎微七曰資質八曰立德九曰懷遠十曰本行十一曰明諫十二曰思務

帝不知專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壽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賈成之也况和平勃洋呂氏立孝文其功尤偉乎太史公以辨士目之吾竊為賈不平矣

帝有疾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排推闥也問宮

陸賈時稱詩書
湯武逆取順守
高帝安事詩書
陸賈新語
陸賈其功尤偉

樂噴排聞皇

門中小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枕與之同枕也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

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憊音弊力極疲困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秦始皇崩時獨趙高

與幸臣五六人知之高遂帝笑而起○丁南湖高帝所枕宦者其必藉儒乎按班史任幸傳云柔曼之傾人非獨女德蓋亦有幸佞焉敢意高帝而病亦坐此也於是子孫

效尤孝惠則幸閻孺孝文則幸鄧通趙談北宮伯子孝武則幸韓嫣孝延年孝元則幸仇奴淳于長孝哀則幸董賢孝景則幸周仁孝昭則幸金當孝宣則幸張彭祖並以婉媚擅權漢道漸替宜非高帝貽謀之不善耶

淮南王黥布見殺韓信醢彭越醢謂其骨肉也大恐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豎子何能為

汝陰侯汝陰漢縣名今直隸鳳陽府是侯嬰封於此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信布越三人者同功一

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

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

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蜀并齊取魯傳檄趙燕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

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

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重樞重也歸之於越也吳縣名今屬直隸蘇州府治下蔡秦縣名今直隸鳳陽府壽州北於越古地名今屬浙江紹興府治身歸長

沙長沙秦郡名今改為府屬湖廣道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驪山之

徒也布初坐法獄論決而後復驪山自致萬乘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帝曰善○**時**上有疾

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言於呂后使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

猛將善周兵諸侯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后如其言於是

使羊將狼

問薛公料難
布有上計中
計下計不同
其詳可得聞
缺

三人同功一
體

豎子何能為

上自將而東果如薛公之言擊荆擊楚引兵而出按陳龍川謂布出下策則不足敵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蓋天命人心已有所歸乃用下策上舉

逆犯順雖欲權智勇悍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 ○袁了凡古未有使太子將者春秋魯獻公使太子申生代東山萊落氏克陳隨引則富不過有魏而費不益為王不勝則萬世無疆漢高祖使太子擊黥布而四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位從此受禍此即徐子之言龜徒以利害言之不若先之正也以是審四人亦策士之法高可肩尊仲連耳謂其有五佐才

○尹遂昌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祖有以致之故其書法如此陳錦亦書未也 ○尹遂昌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祖有以致之故其書法如此陳錦亦書未也

其討此固澄源正本之論也一字之間其嚴矣哉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蕪西蕪縣之西也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書法

誘誑也此書誘何前者反此書誑則罪人也無嫌於誘次書長沙王臣子其功也 ○尹起莘前此皆以殺書綱目始筆其誑者正名定罪也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以誑

鑑上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上擊筑筑以竹曲五絃之樂也自歌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林氏曰風帝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與共守之也劉辰翁曰安得猛士守四

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非也自韓信元彭越死黥布反同時諸將皆盡於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雖語壯而意思自是亦達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於是起舞因謂沛父老曰游子悲

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湯沐邑以其邑賦稅供湯沐之費也

○袁了凡高帝破布還沛置酒沛公曰大風作歌思猛士甚矣帝之不悟也猛士可使守最將不兵矣布反也帝且躬駕東轡天下動兵僅乃噫之高不自艾而猛士思乎文中子云大風舉其伯心之存乎秋風解其

悔心之萌乎蓋亦謂帝雄伯之心老而不衰嘗不如地孫之知悔也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詩傳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 ○尹遂昌自是得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禮樂仁義之師主生氏之類

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香道之重自此始

漢四百年香道之重自此始 ○尹遂昌不至廢爛絕滅者各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抗學士其禍至

孔子萬代之宗

聖道扶持之功

四百年精神命脈在此

吾道如一元之氣

聖人繼來動和之效

時雍道術可復見

叔孫通諫馬太子

仁孝天下皆聞之

四皓調羹太子

其事不足深信

宜有執良叔孫

通策危爭不得

而四老翁轉得

持其短長者往

教安劉滅劉誅古引而未發蓋

高帝稱知其人

於使通極矣漢高之興通魯首祠孔子見天理之在人心中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其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
 嗣是儒道稍振起除扶善禁實博士官開獻書路遂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然漢始於於不古者相得
 其一二之端餘而精緻體用之不明也雖然合道在天地之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本始一日而不存時君世主苟
 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繼來動和之效帝王時雍道術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語此○上

瓊山嗚呼孔子之道乃天德民彝本然固有之理也雖當秦人掄刻之餘秦雖戰國之際以高帝不好儒學之主猶
 如所尊敬焉初非有禍福果報之說諱動之也蓋以天德民彝本然之理在乎其心者自其感發而不自知耳

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魯獻公以驪姬之故
廢太子立奚齊獻公太子名申生獻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廢申生而立之會申生為於母之詐於公驪姬預置毒
 胙中公欲烹姬止之曰置試之大夫食死與小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自投

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廢定扶蘇扶蘇始皇長子也不早定太子之位後以諫坑儒獲罪
 侯蒙蒙恬蒙恬子工即始皇前趙高詐為遺詔賜扶蘇死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音
 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顯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

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猶未決呂后使呂澤劫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

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東郭先生四姓也東園公姓唐字宜明夏
 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綺里季出處未詳○角音流固

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使人奉太子書迎四人至客建城侯所及宴置酒太子

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偉猶甚言
 極美也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

名上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

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延引也言
 舒頸願望願為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耳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

帝柔懦不足以承重器帝蓋早以兄及故敬姬之耳孝愛敬姬從立乳嬰乃信其失使高帝疑慮而立文呂與海亦必不能相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亂而劉氏安矣故見惠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啻愛猶帝之正而進回于嫡庶之虛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高祖有知必當首肯各言史述好奇附會之說不必論矣

四皓安劉是滅劉四皓恐不從儒者

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胡致堂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結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

之不難也至于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精尤博而司馬乃致疑焉以為欲害有此是子房為子植竟以拒父也夫高祖之嫌保宜四更所能抗而大臣力使之強宜不附於四更之助嗚呼夏末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物約自勝之象也○春秋倍公五年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仲請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齊桓行頭翼戴天子故春秋多許之首止地名○陳潛室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

擬將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其易傳○綱目斷云漢高祖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贊得惠帝仁

可玩味自是轉弱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也○蘇東坡高帝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

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為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疑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曉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歎而止帝之泣宜為兒女子而泣也厥後趙王以疑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氏先阻平勃交驩則劉氏無

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滅劉者誠哉長言也○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房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美齊取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或曰呂氏強悍高帝忌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高帝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其子以與姓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遂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丁南

湖四皓出處讓者不一元稹詩謂其遠避秦秦劉項不能漸也而但立惠皇徒招呂后之禍白樂天詩謂其出處遲遲

神孫明後以儒稱之以夷齊比之謂其以立嫡之遺傳於萬世王元之以此聖稱之謂其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愚嘗合眾論而折衷之朱子有曰四皓恐不從儒者只是智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如頗為太子死亦臨之之意此綱目所以不為之大書而但分注於帝還宮之下也○袁了凡嘗觀四老人者不出於蕭張進討之日韓彭立功之秋後為子房一呼而即至異哉

翼遂或漢廷諸人固有覺者耳不然向不為其父用今首提其子遊乎向以帝優侮而遂令從太子見能必其不輕且馬乎向之高蹈遠引其不復志於物可知今一旦以金徒言幣而求乎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四人者必不為出謂漢廷之四人果為商山之老則余不知也

相國何以長安地腰上林中多空地棄謂多有空隙之地捐棄無用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

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喜苑下廷尉秦獄官名王衛尉曰衛尉秦官掌宮門衛也兵王姓史失其名有便於民而

真宰相事

四皓恐不從儒者

四皓安劉是滅劉

四皓恐不從儒者

四皓安劉是滅劉

四皓恐不從儒者

四皓安劉是滅劉

四皓恐不從儒者

四皓安劉是滅劉

四皓恐不從儒者

相國為民請

能令百姓聞

法令終漢莫

能損益

蕭何一代宗

蕭何拙于謀

身

昧功成身退

之義

漢世賄謀不

善

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

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子。帝即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

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祭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固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楊

龜山

高帝收民于秦秦傷之餘而蕭何當國，約盡秦苛與之吏，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嚴，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宜虛語哉。然高帝既平天下，于功臣多忌，刻何為軍輔，主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污，以是疑上，僅能自免，至于械繫之辱，猶不知引去，豈功于謀天下而拙于謀身也。

蕭何一代宗，蕭何拙于謀身。買田宅以自污，以是疑上，僅能自免，至于械繫之辱，猶不知引去，豈功于謀天下而拙于謀身也。

也。而帝無急擊何，宜非欲過常在相，令勿見德于天下。取吾田軍，解義以濟涉，淄之寒者，齊王下令而嘉之，國人皆曰：「雖單之善王之善也。」帝欲擇善于何，守為齊王亦可也。

○尹氏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不可人得，而世有然居其位，任其職，則亦不可不盡其體貌之禮。自多新馮去疾，在秦以下，俱而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以蕭相之信，一旦無故置之，因圖故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亞夫，迨武帝則動輒逮捕，擊不可勝數。元帝以此而殺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若此，豈非賄謀不善之過哉。然何以忠信事高祖，高祖相疑之亦非一，如遺子弟從軍，賈氏田以自污之類，往往執術相欺，君臣交孚之理，似不如此也。

○趙雪航 蕭何受命元勳，守關中之時，帝已疑之，非一也。帝與項王相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遺子弟詣軍，不免疾矣。及帝自將，卿非用印，平計慮，數家助軍，幾于叛矣。自非用客計，多買田宅，自污幾不免疾矣。帝初出關，則關中動息必覆之，何亦挾術相窺，君臣之交，全無忠信之適。及請上林地，令民得入田，毋收葶，以為禽獸食，帝大怒，下廷尉械繫之，向非王衡尉之計，亦未知其存亡嗚呼，何為相國輔弼元后，師表羣臣，竟可械繫于園，固存於廷尉之手，子雖數目，救出又何面目立于公卿大夫之上哉。蕭何既不免械繫之辱，又不能引身而退，可謂貪權固位嗜利無恥甚矣。方于子房，豈不大有遜處乎。

○張宛 高帝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之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郭平之說而輒大悅，大悅之居說，漢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當帝之心，是帝于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為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旦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知我之不便侵辱之也。此務以抑去其驕恣之意，此高祖之術也。

○丘瓊山 古者刑不上大夫，秦以法持世，待其公卿無以異于士，復人然蕭曹皆起自秦吏，而任于三代之後哉。

平定王周監公編

漢紀 太祖高皇帝

二二

呂氏立趙王彼
分委之忍可不
可為傾骨隱忍
自釀重禍哉曹
因史記書第
及之并揭大指
於此
陳平獨難任
安劉必功
陳平以功名

問漢多之與細
月特筆有由其
詳可得開與
高祖好謀龍
高帝規樓宏
遠
斷蛇著符
臨于火德自
然之應
高祖之興有
五
從諫如順流

高祖大畧所
以成帝業
設處皆疎不

平注袁王周監合編

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採摭秦法作律九章謂次第其輕重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

章應數之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定謂始訂定之也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剖折符竹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日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砥

國以永存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錢錫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不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是及苗裔丹書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金匱石室金匱猶金勝也中而藏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為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五月葬長陵漢以來天子葬地皆曰陵各立石以表之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令郡國立高廟漢高本傑出目擊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遠為豐公孟太上皇班固贊曰父也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漢高赤偏於大德自然之應

叙傳曰皇矣漢祖肇先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朔鴻鴻于楚處發發道斷蛇當致神母告符朱獲乃班彪王命論云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先之苗

四曰寬明而仁怒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建於德交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鶻赴當食

亡命英雄陳力舉策舉此唐仲友謀守國計取項羽怒張良免諶聽立六國計輔張良不敗事謀聽使

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趙雲項羽顧蕭何諫就封謀馬奔仗輔張良諫張敖而歸項羽謀項羽而逃項羽謀項羽而逃項羽謀項羽而逃

航高祖即位封功臣異姓為王者八人為列侯者一百四十四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砥國以永存及苗裔此誓之盟期傳百世之久也不入九年七王皆絕惟存吳高而已至武帝時纔三十餘年到後止四人餘

皆項身滅國前日封爵盟誓之辭告于宗廟者皆虛誕之文耳史稱諸侯子孫多抵法禁以致滅亡至若武帝之時列

侯坐耐金輕忍奪其爵者一百六人皆非大故也至其意有所不樂又致其罪而奪之者尤多矣嗚呼丹書鐵券河山帶

之盟乃一時駕馭之言誠非三代明王託心任賢之道也○為王者八人韓信楚王張耳趙王韓王信太原王臧荼燕王

布淮南王彭越梁王吳高長沙王盧縮燕王○又曰先儒言班彪王命論高帝寬明而仁厚知人善任使之說以應唐見虛

學
問先儒言班
趙王命稱高
帝寬明仁慈
知人善任之
說狀與否與

有叛意輕信誣告之言偽遊掩蔽而禽殺之夷其三族醜越以賜諸侯仁者乃如是乎其子經理邊事以韓王信居太原而信反寵幸陳錦使監趙代兵而錦反以虜寇為故舊俾王燕而錦反其知人善任使俱安在乎彪漢臣一時難辨此言後人不究其實以虛傳虛謬為褒美所謂疑人者場隨人說其奸嫌也歟○**丁南湖**班彪論高帝之興一曰帝免之苗裔是不知朱均之不肖而為先帝

美之容何貴乎體貌也三曰神武有徵應是不知為善則災莫不必懼為惡則祥瑞不必降又何貴乎徵應也若夫寬明而仁慈知人善任使則帝于斯二者所失少而所得多此其所以興也班趙二子豈皆確論乎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六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琅琊 王世貞

趙田 袁黃

編纂

考亭 朱熹

綱目

漢紀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是時瀕內得離戰爭之苦惠帝恭已而天下晏然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遺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丁未元年

冬十二月太后酖殺趙王如意

○太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

周昌相衛趙王

永巷別宮名後改為掖庭

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掖與起居

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帝晨出射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酖音鴆鳥也鴆鳥大如鴉食蛇以遂其羽拂酒中飲之則立死故曰酖毒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燿耳燿許云反以藥燿之令其聾也飲瘖藥瘖於今反不能言也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名帝觀人

彘帝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

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綱目斷云北魏司晨推家之索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后亦得預事是以淮陰之死持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如意的死

益惠帝即位之初耳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后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也○温公為天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

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李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

人彘

魏諫野盡常人尚應勉豈有身為人主宗社所繫而不能善處家庭之理淫樂不聽政遂以自我身命而呂堆之禍興矣惠帝嘗高祖之業臣敗子耳

李惠未知大義

知臣莫若王為家不治垣屋後世賢師吾儉

曹參趣入相以齊獄市為寄蕭何推賢曹參參遵蕭何約來天下事非若所當言

惠者方以呂后故淫樂不聽政而參復濟之以飲福其去君臣相與沈湎者幾希持以漢初制

上坐太后怒酌鴆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何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乃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丁南湖蕭何得失讓者不一楊龜山取其策奇法而病其暗於功成身退之義劉元城取其治未央宮以堅高帝都長安之心而呂

東來病其創業之不儉張南軒取其守關中為韓信二師而病其立法多變秦故陳齊室取其收秦國藉且勸帝在於項羽王於漢中惠謂周召以後相道漸減若何之得失少其誠賢相矣乎故綱目書曰鄭侯相國蕭何卒蓋兩漢諸臣卒與官爵姓者特從此始此其褒美之意可以折衷眾論矣○袁了凡太史公贊蕭何之功綱目與關天啟宜生爭烈稱周勃之安劉氏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昔人公謂城為玉既不不知城亦不知玉若太史公真可謂兩失之也

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曰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

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

參怒答窋曰音竹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

平大難人心厭亂幸克耳清淨宜一之稱非公論也

清淨宜一曹參可謂能克己蕭曹一代宗臣

李布廷折樊會

樊噲猶有丈夫氣而李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不顧損戚失重者之長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力勝則征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報香邊疆有是理哉然彼已與蕭食其為亂冒頓果

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較明也畫一者留意於假者則有之矣未聞有○程子曹參去齊以假市為託後之為政

治市○楊龜山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謹信守管鑰參與韓信俱任伐天下既定國民之疾秦法而流與之更始○方正學

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為樂擇吏縱心置而不問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耶若參可謂知

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刑而惠乎多刑不惠乎法疏而惠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察而詳禁之是特亡秦之始而

熾之也故參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國有以禍當世則利澤○袁了凡若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周公之

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袁了凡若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周公之

樂不能政曹參為相則日夜飲酒不事事吁漢之不為三代果矣蓋當是時以承承氏之○袁了凡若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周公之

政以養呂均之亂而曹參之止也易未濟之上九所謂飲酒濡首有孚矣是者帝君臣以之

已酉三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道高后辭極

褻嫚漢書云呂太后臨朝稱制時匈奴以書遺太后其高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

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

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歎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傷金創也而噲妄言以十萬眾橫

行是面嫚也楚欺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善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

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庚戌四年除挾書律挾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惜之也易為惜○陳季雅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

約法三章悉除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秦弊至惠帝始除是高祖惡關詩書之習不滅於秦也使入關之初或天下

既平之日能從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壁雖壞而全書不忘然則高帝不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書也

平主哀王國監會編 漢紀 孝惠皇帝

立原廟。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復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

出遊衣冠之道也。月出夜也。備法駕。而行名曰遊衣冠。子孫奈何從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

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今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有司也。溫公也。通者人之所必不

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諷鼓。宜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說或高宗曰：無恥過作。非是為人君者

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賢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遂非。文過。豈不諛哉。○竟作謗木。橋梁遺板。以書政治之愆。夫

周建路鼓。胡氏天子七廟。欲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適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以通下情。辛亥五年秋七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置二相始此。○陳乎雅

夏。留侯張良卒。張良從赤松子遊。先儒已詳論其說。誕故綱目前。善張良謝病。辟殺疑。若真有導引以為

袁了凡。張良辟穀。費參酒於酒。陳平淫於酒。與婦人。其皆有不得已乎。其憂思深。其道周。其當呂氏之際。乎良也。避世故引而立於深。參乎過事故推而納諸汚。夫神仙為高尚所託。而公宰非優游之司。故易曰：肥遯吉。

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班固贊曰：李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辭掉。趙恩。敬為矣。聞叔孫通之

賀善贊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德二十九事。如書爵王。肥來朝。書立原廟。書舉氏。李弟。刀田。書省法。令材民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索隱曰：古者前朝後帝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京城

太后使呂產將南北軍。之軍則謂之北軍。所由別也。南軍衛宮都尉主之。北軍護軍中尉主之。

至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羣臣。以李言為是。馬不亦大可笑乎。除袂書律。高祖之習不減於秦。

立原廟。叔孫通所謂導其主以飾非。文過也。孟子逢君之誅不能免矣。人主無過舉。唐宗廟大孝之本。

買諷鼓。人君以改過為美。留侯託於神仙之意。

李惠寬仁之主。李惠天資仁厚。太后使呂產將南北軍。

太后使呂產將南北軍。

辟疆極度之辭
平物遠為於用

以張諸呂之權
是乎物乃高祖

之罪人而辟疆
又平物之罪人

也則致稱制封
王無不隱忍曲

就直至呂氏死
而后安劉之言

始驗善惡自全
者流方且謂智

者侯時大丈夫
觀之不值一嘆

唐叔仁傑之事
與乎物同此乎

所謂如此安劉
款不能者也

諸呂居中用
事

諸呂權由此起

南北軍所繫
甚重

太后欲王諸
呂

王陵守白馬
之盟

王陵面折廷
諍

○**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子辟疆時年十五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

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諸呂

權由此起。○**尹遂昌**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乃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入呂氏，掌權劉氏，為得而不危哉。謂之後使則見其出於后意而非公道，又以病當時之將相之大臣。辟疆乳

吳子耳，陳平之智亦從此策，俾諸呂擅權。卯金易鼎剛乎物，諸臣不得辨其責矣。

○**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初**，太后命張皇后惠帝后也取他人子養

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子他人子也，位不書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太后之專大臣之伺不暇而自見矣。

○**高皇后**名雍，臨朝稱制八年，幾危漢祚。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今呂氏臨朝，初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胡為以分注書之？夫呂氏制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正統，且婦人居尊位，非常之變，故特變例書之，以為後世鑒耳。

○**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少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番食其為左丞

相，任敖為御史大夫。○**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左右丞相。王陵曰：高帝刑白馬

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平。平曰：始與高帝啣血盟。啣血盟，句絕，啣見周振王五

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朝罷，王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啣血盟。啣血盟，句絕，啣見周振王五

十七年毛遂傳諸君不在邪？今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

諍，側進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以陵為太傅。

○**程子**王陵廷諍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諍者，未有不激呂氏之怒。故承明諸呂而不諫，真是畏死耳。蓋漢之君臣其時未有定為社稷

實奪之相，權陵遂稱病免歸。

平主袁王岡監合編 卷六 漢紀 高皇后

太后以陵為大壽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平勃功僅暗
人臣立朝尚

濟大事當以仁傑為法
問王陵折呂后仁傑對武后何如

朱虛侯入宿衛

者平勃令周勃先去其軍亦不是推功讓能只是占便宜令勃先
試難也其謀甚拙其謀成功亦幸耳如大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表了凡
程子謂王陵之爭不絕陳平之諫無益
故不諫此未深改也按漢書劉濞傳

人田生為澤者策說呂后所幸張卿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因說澤於諸劉最長請立為琅邪王是后本欲私外家持重
發之而劉濞欲王田生利味張卿怙寵平勃等又咸欲因位相與參合先後意而遣迎之持重難王陵耳其令后廷問度繞
發非劉氏弗王一語即轉問平勃二人同聲傳會遂逐折茂氣而問之口皆平柔也則王請呂平寔成之望其諫即不持此
也方惠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平勃解計請拜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夫王儲虛名而將之為寄特重耳平勃帝太后風督並
為之請又何有於王則當廷問王請呂時
○胡致堂
自己熱論之王陵不如平勃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
又何以冀平之諫也程子以諫望平過矣
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定社稷定劉

氏之功可以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謀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
乎自是而后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辰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蓋晦人謀弗戒感動天地陰威陽
貞漢詐幾易他日平勃安朝
○張南軒
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如向義而曰
之功僅足以贖諸呂之罪耳

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則國家無所賴而亂賊將接踵矣蓋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秋仁傑始終皆以母子
天性為主奉養然日以復虛陵王為事故射佯曲折卒成其志管叔五龍夾日以飛仁傑之業豈必出於其身哉人臣之義
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
○趙雪航
歷代婦人竊弄國柄自呂后始也雖晨鳴為萬世惡帝感祥仁厚之主破其
音當以秋仁傑為法
虧損聖德使納甥女為后亂夫婦之大倫子帝觀人蟲豸而成疾竟至不起絕

母子之恩養借竊天位擅王諸呂誅殺劉氏子孫寵幸蓄食其而弗弼職德真漢室之罪人也高帝創業垂統之昭使於建
國之初立具典章貽成後世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者為一代之法令則呂氏必不敢起覬覦之心而執政大臣得
以力爭矣夫此不為使流弊於後世至孝平初立孝元太后王氏臨朝以致王莽篡位漢祚中衰東漢之世章帝之嘗后和
帝之躬后安帝之闕后順帝之梁后桓帝之嘗后靈帝之何后相繼臨朝專政定自呂后之發端故後世皆效尤也○張耳
之子張敖尚魯元公主
生女呂后以為惠帝后

乙卯 二年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
○綱目斷云宿衛不書此何
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耳齊制其
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

丁巳 四年 高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山王
少帝寢長
自如非皇

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少帝即為變太后也入永春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夫或昏亂不
能治天下其代之皇臣頓首奏詔遂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末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斷云不書試而書殺
何不成之為君

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少帝即為變太后也入永春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夫或昏亂不
能治天下其代之皇臣頓首奏詔遂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末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斷云不書試而書殺
何不成之為君

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少帝即為變太后也入永春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夫或昏亂不
能治天下其代之皇臣頓首奏詔遂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末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斷云不書試而書殺
何不成之為君

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少帝即為變太后也入永春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夫或昏亂不
能治天下其代之皇臣頓首奏詔遂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末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斷云不書試而書殺
何不成之為君

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少帝即為變太后也入永春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夫或昏亂不
能治天下其代之皇臣頓首奏詔遂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末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斷云不書試而書殺
何不成之為君

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少帝即為變太后也入永春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夫或昏亂不
能治天下其代之皇臣頓首奏詔遂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末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斷云不書試而書殺
何不成之為君

也非正統也義書立為帝
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朱虛侯請以
軍法行酒
朱虛侯耕田
歌

庚申高后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乃立兄

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

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

耕既種豈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者章追

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楊龜山**

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以後雖欲有為尚可得乎然則其履免而成功亦幸而已○**丁南湖**齊悼惠王者高帝之第二子也章之妻即祿之女而章不以私情奪其長氣壯哉高帝之悲孫矣奈何文帝黜其功薄其封而致令天堯也惜哉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

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胡致**

堂陸生為平物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將相不和固非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使其皆賢而為社稷計相舉相職進賢退不肖將舉將職詰暴而禁奸何患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陰私交締類非公道者乎

平與初同心謀慮則是也而進帶施報則殊矣一有傳之后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為一時之計可矣非所以為訓也○**趙雪航**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離間楚君臣偽遊雲夢之類皆市井機利

之為而非君子正大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夫言欺王陵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已燕居深念深無一策匡救向之奇謀大言皆虛謀矣幸得陸賈之教交驩周知向使郭奇不可使豫產不解兵豈不危乎物幸得其兵諸呂既平亦竊安漢之功先德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文帝言宰相之職又以大言勝

周初宜直有理陰陽順四時之道哉四明黃氏言平為漢初罪魁豈不然乎○**丁南湖**將相不和以致亂亡者

陳平漢初罪魁

平王表三國卷八
漢紀 高皇后

問陸賈勸平
勃文雖得夫

勃者誠國家之利宜但一時計哉致堂乃曰將相
結亦非國家之利是為後世將相爭功者藉口也

辛酉高后八年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嘗食其為帝太傅○**初**

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撼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病其乃令

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喪為人

所制至是崩被音弗上○**瞿錢塘**呂氏與高祖同創漢業高祖臨終又親受其付託既而殺其愛子使惠帝
因是不得正命而終是時高祖諸子故無恙乃舍之而別求他人之子立

之以繼漢統揆之春秋晉人滅鄆之例呂氏之罪大矣况又清男女人倫之化而相其嬖臣違非劉不王之誓而王其外族
其於高祖大義已絕矣故去其太后之稱而書以死以為世戒或曰世稱女后之惡者曰呂武史綱於武氏則書若而此止

稱氏者何曰呂氏雖絕漢祀而此
武氏革唐命為周其罪尤為輕也○**丁南湖**呂后明殺趙王而趙王陰殺呂后楚報之道若此其嚴且速即按后之
也小司馬贊之曰禍盈
斯驗蒼大為前信矣夫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兵九月太

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一統志云灌
嬰離陽人○**諸呂欲為亂**

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擊濟南道諸侯王

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

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

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

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

灌嬰與齊連和
和
都高說曰曰祿

灌嬰留屯滎陽

灌嬰與齊連和

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然猶豫未決史記呂權信鄭寄時與出遊誠遇其姑呂嬖嬖大起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

珠玉膏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

九月平陽侯宙見產計事會賈壽使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宙

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可得襄平侯紀通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復令寄語祿解

印以兵受勃史記鄭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歸印解去呂祿以為鄭兒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軍中皆左袒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遣章告齊王罷

兵灌嬰亦罷兵歸書使何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汎與上書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綱書要留毛與齊連和則受其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楊龜山

論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鄭寄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

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給侯信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說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于得無非望

乎其賣友與蘇東坡班固有言當孝文帝時天下以鄭寄為賣友夫賣友者為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否非所論也又執劫權呂祿以安社稷最厚君親可也予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

臣子而與國賊遊其相厚善也石碣之子厚與州時遊借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說曰大胡致堂太尉此義與魏鄭簡之賢不及石碣故寄傳危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為洗曹友之微固之與義何矣周非也

有知軍士不懼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論以大義率而用之爾況太尉已得其軍

士卒固惟德將之職非惟不當問蓋亦不必問也伊川先生曰此屬率為身謀非真為國家也至哉斯言乎

凡初今軍士袒左非有所謂望於其間此初之術也呂東萊曰軍中從呂氏而思劉氏不得聞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所以發其忠情而為建義統令之始也士一左袒雖使有呂氏之人皆伏行任中亦皆胆落神變無能為矣故

曰此初之術也

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惠帝崩後呂太后取后宮美人子立之謂之少帝也淮陽恒山二王欲以繼惠帝之後也皆非真李惠字乃使人迎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

商寄之罪均 鄭寄賣友 鄭寄長存君 親 問先儒議太尉左袒之問 得失何如 太尉當論以 大義 此屬率為身 謀

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

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書封子弟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相正當而相制入也所謂磐石之宗也磐石之宗此語見太公六韜又荀子富國篇曰國安於磐石注

磐石之宗此語見太公六韜又荀子富國篇曰國安於磐石注天下服其疆二矣除秦苛政法約令施惠德人人自安難搖動三矣以

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師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

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

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

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

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請曰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

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誅呂后所名李惠子

弘等赦天下○胡致堂大尉此請非也不過欲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改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此上堂符大渭橋非邸殿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始不學之過也

尹遂昌自惠帝早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子養而名之然當時用事大臣豈不能為有無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聽其拱手自為綱目書之曾無異詞亦真若考惠子洪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禍自是始

書其實具曰誅呂后所名李惠子弘等則非李惠子之意矣妄學者合而觀矣原始要終足見綱目責漢朝之意矣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帝中子加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孝文恭儉

壬戌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周勃請間

王者無私

代王固讓帝位誠偽何如

一舉而三失

綱目責漢朝之意

丞相何如人

丞相往覆臣
吏盡極周勃

功賞不及二
人
二人有功無
過

問高祖既約
三章之法文
帝何又有除
收孥之令與
豫建太子所
以重宗廟社
稷

殷周治安用
此道
湖漢文帝踐
作之初讓讓
再三及有司
早建太子又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

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

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

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

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勿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之功一也論功列叙平勃灌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按史記宋虛侯章只賜邑二千戶金千斤

諸呂之誅綱目首書荷王晨檢兵致討繼書平勃宋虛侯灌嬰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何意曲從從成呂氏之功禍國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逶迤綱目於此文無字奪若不甚自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曉然於書法之間此功賞之衡案也

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

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啟為皇太子○**有司請早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

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尚有吳王淮南王在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

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

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仁慈請建

太子

固讓不許誠
偽何如
兩人退讓
君子

詔定振窮
老之令
擬漢春和賑
賢詔
春和議賑貧

下詔却千里
馬
詔令四方母
來獻
善政班班可
紀

封宋昌為壯
武侯
文帝修代來
功

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呂東萊文帝元年景帝方十歲平勃所以垂議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祚之始懼不克勝所言發於中心非好名也

三月立竇氏為皇后。○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

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

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振賑窮養老之令。○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阡於危亡。音括近邊欲墮意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

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言不時於此歲

有時遣使存問年長老人八十以上賜米肉，九十以上賜帛各二匹，絮三斤。

四月令四方母來獻。○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旂在前。編以羽毛列繫幢參載於車上謂之鸞旂車駕出則陳於道而

先行說文人君乘車駒馬銀八寶，於象鸞為聲，馬動則鸞鳴以應行節屬車在後。古者諸侯二車九來，秦漢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來，法駕半之屬車兒蓋亦未始戈矛弩服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縣豹尾屬相連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吉行謂巡狩也師行謂兵師征伐之行也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安之謂何往也下詔曰：朕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母來獻。○綱目斷云：文帝總統之初，正四方聽聽維新之日，綱目前書除收琴相坐

於秦民之意，空是續書令四方母來獻，則又見其清淨安樂之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政，蓋已班班可紀，美刺之興，固其宜也

封宋昌為壯武侯。○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臣也。封宋

昌為壯武侯。史記上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疑皆止，朕惟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秦宗廟之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侯請從朕宮，皆位至九卿。○胡致堂元帝修代來功在三

時之後又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部之屬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間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治粟內史即司農卿掌錢穀之官也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

宰相上佐天子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

陳平所言相佐天子云云似矣然非實能如此也徒以口給宰相之職莫大於是

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

丞相自此只○丁南湖宰相以用人為先故陳平所言要在使卿大夫各得任職耳既各任職則百姓以親四夷

是以前序顛倒使令相道不明也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迂所謂一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謂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初趙佗因賂遺閩越西甌駱

南越王稱臣奉貢

役屬焉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

代孝惠皇帝棄世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

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

平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

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

南郡尤甚。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多殺將吏。以爭南服。得一

亡十。朕不忍為也。且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

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從今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甚恐。為書稱謝曰。蠻

夷大長老夫臣佗。佗高祖時已立。故稱長老夫臣。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

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凡三輩

上書謝過。皆不反。又聞風。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

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稱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

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

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蔓之色。耳不聽鐘鼓之

音。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

矣。賈還報帝大悅。佗下今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也。今去帝制。黃屋左纓。願長為蕃臣。奉貢職矣。

之侍夷。伏具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遣使遺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今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惶恐報書。不敢慢視。觀其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以天子而不好為誇辭。以陵轍之彼。亦是委餘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嫌。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也。

○尹遂昌帝不用兵。誅討還使。告諭之。感者以德化人之效。於是可觀。今即賜佗之詔。讀之。其卑遜謙抑之語。溫然可掬。畧無一毫誇誇之意。足使人心悅誠服。佗雖欲強。極得乎。○按季氏曰。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

○張南軒凡使稱名。嘉不辱也。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漢代稱循吏自吳公始然史臣但云治平第一而未嘗指其

政宜所謂上德不德無蹟之可

求耶其薦用實誼可謂不蔽賢者已班王成黃霸董所能及

擬列侯之國

擬漢文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詔

賈山借秦為喻

問文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若賈山之至言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大中大夫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吳姓史失其名故稱公治平言其政治均平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

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起謂不次而遷官也大中大夫漢之官名正四品也秩比五百石賈生請改正朔王者受命必改正朔如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且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易服色定官名

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癸未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不好黃帝老子之所方其剽肉祖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

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嘗出奇計救紛糾之難好國家之急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規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宜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詔列侯之國。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

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啟告朕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

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

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顧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

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

可謂直言否乎

天下精白以承休德

思見德化之成
擊克伐務

執事在大者
救天聽言求賢之意
賈山借秦不為過

止筆受言

百世帝王之師

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良賢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屬精而為潔白以奉承此休美之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田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知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慙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尹遂昌

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今考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敬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乎其中書之於冊足為千古之美○張南軒李文恭而賈山乃借秦為喻或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但其末復開宴游一路則非所謂陳善聞邪矣此所以不得為醇儒與

繼上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采之未嘗不稱善○丘瓊山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感德焉後世人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况敢犯其行輦欲其止而受之手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

瓶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稱其善乎若文帝者可謂百世帝王之師者矣

繼帝從霸陵霸陵在雍州萬年東北漢文直夏陵於此上欲西馳下駸阪中郎將袁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

聖王不乘危
乘危却坐
尊卑有序則
上下和

積貯天下之
大命

賈誼言積貯
最錯總之以重
農實其言雖
難出於管商然
崇本抑末實為
足食之原也

震者天下之
大本

擬漢開籍田
詔

文帝為慮深
遠

三代未易多
見

擬漢除誹謗
妖言

垂堂垂將傾也聖王不乘危不徼倖。今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繼**上所幸

慎夫人。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布鋪也。言鋪設其坐席也。盜引卻慎夫人坐。卻退也。

夫人怒，上益怒。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耳，豈可

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氣乎。上說，乃詔語慎夫人。夫人賜盜金五十斤。

綱春正月，親耕籍田。○**鑑**賈誼說土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

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規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夫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言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己之力也。

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

耕，以及宗廟粢盛。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

綱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立趙幽王辟疆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平侯史丹為濟北王。

○張南軒文帝初政，良有可觀。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于武，為代王，泰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周密為慮深遠，每若此。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

綱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繼**詔曰：古之制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旗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滿

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堯立誹謗之木，慮政有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

評注袁王綱鑑合編 卷六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文帝廣開言

路忠臣為上深

計文帝享國長

世文帝享國長

農文帝享國長

田漢勸農減

祖田祖詔

淮南王殺審食其

文帝仁柔之過

罪是時農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發明直言

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猶可嘉矣

○胡致堂

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為上盡忠深計必凱切君身探未燃之事使危亡之幾自小人觀之曰是

特揚君過以貫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始誹謗妖言耳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妖言則指鹿為馬指野馬為鸞指齒為芝指氣稜為慶雲指雪為非災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及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而便論於危亡其罪宜特誹謗之比其為妖也不亦大乎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書法

書賜半租嘉重農也上書親耕藉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導

甲子三年冬十月丞相絳侯勃免就國○**詔**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淮南**

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詔**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

美人亦坐繫美人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

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彊

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

袖鐵錐錐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

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上不聽○尹起莘食其相辨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夫其尚不

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臣奉朝乃於策殺之下戕害則後罪已不容誅矣故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柔之過也

文帝姓劉章之功

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前

稱之十年不得調

卑之母甚高論

更不當如是耶

張物周相如何如人

聖祖曰魯夫利

口足動一時之

能張釋之恐天

下聞風而靡咸

以口給希迫深

識治體漢廷諸

臣皆所未及

釋之謂上使人

誅之豈非聞人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灌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

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

大大臣許以趙王章章朱虛侯之名初大臣嘗許以趙北王之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

二郡以王之濟北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

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胡致堂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絀之大臣又無開陳使威

德之主終負疵議惜哉

以張釋之為廷尉○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

言事上曰卑之母甚高論欲令且卑下其志談論勿太過高但依今時事說毋說甚遠也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

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園園在苑中園之上有樓觀故曰登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

虎園嗇夫嗇夫掌聽訟於虎園者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甚乘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名釋之拜嗇夫

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

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喋音喋喋多言貌謂利口之人多言而少實也以嗇夫口辯而趨遷之恐

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熊勿

軒愚謂利口者便佞捷給顛倒是非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若夫諧曉故事教養詳明有國之美才也安可斥為利口而舍之哉言及之而言何有於從風釋之此言塞人主使能之路不可以訓嗚呼嚴穴之士懷才抱德者

多矣往往以不知見棄孰謂知而棄乎嗇夫之不拜賈誼之見疏雖時相之過抑亦二人之不韋也惜哉○丁南湖捧揚龜山之論則釋之則二失焉蓋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

平注夏正綱鑑全編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之不為過古則
時輕時重皆非
所以弼教也
帝由是奇釋
之

張釋之守法

天子所與天
下共
廷尉天下之
平
擬漢以張釋
之為廷尉詔
開人主要殺
之端
天子必付有
司

言君子也豈可以絡侯張相如方之乎上林尉真無賴而魯夫
善於口對然上所問及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與

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司馬門來昭傳者皆下如今罰金四兩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

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

拜為中大夫○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欲通二宮之有

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天子出則稱

道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平其不平曰平宣帝置廷尉平壹傾則不平也天

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當去聲處當見罪也楊適山釋之論犯蹕

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要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其後人有盜高廟高廟高帝廟也坐前玉環得得為句謂吏捕而獲之也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律

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故律令謂鉞刑為棄也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

共承宗廟意也共與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令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

民取長陵一抔土抔手掬之也高帝墓曰長陵不忍斥言毀折山陵故以取土譬之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倉為丞相倉好書博聞尤達律歷

召河東守李布至罷歸郡○上召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酒

留邸一月見罷

縱性曰使即私酒也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在師者名曰師季布進曰臣無功待罪河

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陛

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也上良久

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之屬害之言其年

上亦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釐音釐坐宣室音釐

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且道其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

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楊龜山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

以身任天下而終獲之徒出於纖薄服膺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

法今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遠晚進之人欲日卷更奏之使其心豈能懇然抑此深覺之所由起也○陳止齋

人皆咎文帝棄賈誼以愚陋之帝非真棄生也其疎之也蓋將老其才便為校閱也長沙之謫願烏之獄誼有以大過人者

宣室一見自謂不及孰謂帝不知誼乎嗚呼帝誠知誼矣且將大用之而誼不及見者天也非人也而歸咎者卒棄之故然

則世之人主於其所疎外之臣苟有所可用宜亟選○袁了凡賈誼賦稱單謂之威蓋丁卯也時梅侯已就國

之母使至於賈生之不及以自取焉世豈賢之名哉誼嬰已死別濯解無由誼按劉向對成帝曰鄧

通以任事見愛嘗從騎獵帝又數微行幸道家誼教誅止之時誼與通俱侍中又惡通為人數廷說之由是疏誼連為長沙

太傅則誼之不安跡於朝乃為御通非終獲也太史公稱通無他能獨謹身以增於上苟悅謂通謹身自增不得干預政事

亦幾希耳前漢書生文帝不及賈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周勃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

誅常披甲持兵以見之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連反也以其辭之所反勃恐不知置

以書讀為榮
太傅書讀概

下 兼以身任天

文帝老貴誼

之才 安知獄吏之

貴讀諫令民

鑄錢 袁氏趙利難曰

其盜鑄猶恐不

充又可聽其欺

鑄耶二言所言

傾切中情弊而

詭為尤詳

富貴人主之

操柄 鄧通鑄錢

吳鄧錢布天下

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薄太后

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維皇帝適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繫

也漢自高帝傳國劉北軍宿衛宮門內於周垣下為區廡帝亦見勃獄辭乃赦之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後知獄吏之貴

乎書下條侯周勃獄辭無罪其辭也書張昌宗下獄制教有罪訊詞也其惡不嫌同辭趙雪航漢高帝每以偽詐掩襲諸侯而為之勃因此懼故被甲執兵見其守尉亦可謂之愚也若果守

尉奉詔來禽亦敢披甲執兵以拒命乎及人上書告其欲反下廷尉吏捕治之向使呂后若存必免矣矣幸賴薄太后之賢孝文仁厚而得保全其身幸而免耳

丙申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初秦用半兩錢高祖謙其重難用

更鑄英錢英錢即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莢之薄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十黍為秦

然鑄錢非般雜為巧則不可得贏音盈有餘也而般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

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隱屏言皆隱身屏跡而鑄錢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

罪日報其勢不止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音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目時大中大夫鄧通

方寵幸上欲其富使之蜀嚴道銅山嚴道秦縣名屬蜀縣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

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由是吳鄧錢布天下史記上使

通曰當會紙死文帝曰能通富者在我也何謂會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傳白

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及文帝崩景帝立帝怨通沒入家產資子死人家

尺布斗粟之

貴謹上治安

抱火積薪之
樹國固必相
疑之勢

芒刃斧斤

鑑丁卯六年淮南厲王長長高帝第四子謀反廢處蜀郡憤恚不食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

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丁南湖此田野小民之謠豈當時智者

誤謂上之禁其食也遂以衣食為詞而曰布曰粟夫厲王謀反是弟不容兄也文帝廢而使之是天討也而豈兄不容弟乎况帝封厲王之四子為侯此成王因蔡叔封蘇仲之遺法孰得以斯謠為帝累耶

鑑是時匈奴疆侵邊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逆誅梁太傅賈誼乃上疏曰臣竊

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大平言他日諸侯強大反側難制也可為流涕者二一言朝廷而奉變是輕重倒置二言既細務不圖大患也可為長

太息者六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體三言經制不定四言當輔導太子於言書定取舍六言優禮大臣至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執音勢何以異此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樹國固必

相疑之執疑均敵也立國大而堅固其勢必與君相並其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王反誅親兄

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嬰居國濟北王反欲擊散焚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不遵漢法而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燕方也行

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垣一朝解十二

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龍脾之所非斤則斧龍音寬脾音陸股骨也言其骨大必

須用斧斤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故諸侯王皆眾龍脾也

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當也臣以為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

平定東王明監入高第 卷六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十一

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輻輳凡車輪有三十輻共轆於一轂以喻四方皆來下無背畔

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卧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赤子勿君也植遺

腹朝委裘植立也遺腹子父死尚未生也委裘天子視朝表也未有君在故以表與羣臣朝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

勢方病大腫腫止勇反足腫病也一脰之大幾於腰脰形定反一指之大幾於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

不治必為痼疾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可為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天子者天

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威

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諸上首顛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

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

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三表五餌之計師古曰貫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披將一至此三表也賜之威服車來以壞其身賜之美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目之高堂邃宇官車收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名幸之相與親視而而手食之以壞

其心此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中行說降匈奴常為漢患舉匈奴之眾唯上

所令令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博反寇而博畜菴博博各反菴菴士故反翫細娛而不圖大患且數

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倡優女樂也下賤得為后

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皂黑也綈厚也而富人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緣去聲庶人

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舛赤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

如腰如股

天子者天下之首

三表五餌

人性不甚相遠三代有道之長

也一人耕之千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

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商君公孫鞅也并心於進取行之二

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分扶家貧子壯則出贅謂之贅指言不當出妻家猶人身之有贅借父耜

鋤以鋤借于父也慮有德色稷音曼犁田器也慮心思也謂其心自矜而有德色見彼之賢肯以鋤借於父也母取箕帚立而諄語取求也諄音詢請者也抱哺

其子哺飲也與公併僦併即迥反與公對敵而相拒也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反音翻唇調口也反相稽謂相與計較也其慈

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

異而歲不同矣今之盜者剽寢尸之廉奪兩廟之器則竹方反則也奪唐筆反取也兩廟謂高惠二帝之廟也白晝大都

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此其無行義之由者也而人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

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

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筦子曰筦音管同管仲禮義廉恥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而愚人也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豈可不為寒心

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常法也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六親謂父子兄弟姑姨舅甥婚

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若渡江河亡

維亡失也維所以繫舟楫所以進舟也楫舟楫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

數十里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

平定東王國監編 卷六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十三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

人主之尊如

堂

廉遠地則堂高

投鼠忘器

廉恥節禮以治君子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

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繫于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

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

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陛階也。級，階也。上登也。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

廉近地則堂卑。廉隅也。地，堂階之下也。九層階則堂隅之去地下遠矣。蘇文曰：廉遠則堂陸峻，漢雋亦曰：廉遠則堂高而並不可言上廉。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

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

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忘器，此善

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

死而忘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

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

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

縲之，縲，通作縲，謂以長繩連繫之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徒，謂以罪輸贖而後作者。編，謂列以名籍也。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

令庶眾見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簠，蓋管禮器，置外方內圓以成橋梁。蓋，外圓內方以成臺覆。蓋

有蓋形，象通節，整齊也。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修。惟，慢也。薄，廉也。卿大夫以惟士以廉，所以自隱蔽修理也。坐罷軟

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罷，請曰疲軟，人愛反。故責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

厲廉恥行禮
義之所致
實誼通達國
體

伊管未能遠
過

賈生未為不
遇

吾心良不欺
賈生不能用

於漢文
賈生才有餘

而識不足
賈生純疵可

見
賈誼治安

策董仲舒天
人策優劣何

如
二子氣象如

在目中
自學問涵養

自學問涵養
中來

之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善許計及音善
好為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

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

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

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
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或為厲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李文玄數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

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又欲試屬國並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已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

不至公卿未○吳養心按誼傳後為梁王太傅王隆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王安石詩曰懷

為不遇也○吳養心王自陞馬賈誼至死悲古人事一職宜敢苛然為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治治聲利懷

絳灌復何為蘇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之不能用於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待父子手足骨肉

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

浸漬而深交之然後唯吾之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而遂為人痛哭哉及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躍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

以自傷哭泣至於絕死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東萊先生謂合王蘇二說觀之則

生之醇疵可見矣○過湘賦見史記賈生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

傳趨音踴躍也賈誼卒時年三十三○楊龜山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

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張南軒賈生英復之才若董相則如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時之務然

言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也○張南軒未免有救校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難若緩而不切然反覆

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詩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

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鼓仲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為緩而不切也耶○丁南湖

賈誼之所以成名終身者有三曰過賢君也雖過賢君不獲行其術也雖欲終行其術又不獲以善待也茲三者皆人以為

誼惜而余獨為誼幸何也其年少其文敏其進取銳皆與柳宗元同宗元與許孟容善則自擬之曰賈生序遂復召宣室蓋

取其態相似也向使誼不過文帝之賢而遇任文之黨以媮之則彼之挾其少於其敏而乘其銳也則不如柳州乎其欲廢者

舊更法度與王安石同安石作懷王隆馬賈誼死悲之詩蓋憐其術相契也向使誼果賈誼而得行其術則紛紛多事能不

如削公乎其欲削諸侯震兵威在當時則適與董錯同錯之說天子者蓋即其體輝谷斤之遺意也向使誼不死則其術雖

見抑於文帝而必求試於景帝七國之變其為錯耶為乎如柳與王則名不全如錯則身不全故為誼幸也或曰通達國體

性者矣不能動心忍性則必不能當大任也而伊管豈若是班乎雖然據其言則誠一忠臣也

假賊兵為虎

文帝誅薄昭

法者天下公器

二公之論未盡於義

此則謂能權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

仁厚中有神武

周文帝誅薄昭手德裕司馬光之論何如

綱 己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封安為阜陵勃為安陽侯賜為陽周侯良為東城侯 **目** 賈誼知上必將

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古罪今奉尊罪人之子適

足以負謗於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

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上弗聽

綱 辛未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目**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

酒欲令自引分刀自殺也 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綱** 薄昭之死先儒論者多矣

而書薄昭有罪自殺則綱目所斷為甚明夫昭雖帝之弟亦人臣固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而可道其罪哉 **溫公** 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

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

夫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與兵驕而犯主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

世何其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昭曰勇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 **程子** 二公皆

既觸法罪又不得不言議文帝之始不防昭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殺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程子** 執一之

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也有所不行宜審其為公器蓋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為義矣使薄

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期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而殺之太后之心可

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實昭以慰母心可也此則謂能權蓋先王之制

也八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義宜有任乎法生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按周禮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

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賢 **陳潛室** 漢文殺薄昭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

得以此私誅法可誅為天子不得以私宥故殺人者死文帝之法乃受之高祖者也昭殺漢使正坐此料釀惡報盜竊神器

悉此為基之斯時也將欲生之以保母生則上違高祖之成憲固不孝也將欲殺之以保宗社則母或不食而死亦不孝也

但誅以傷母其不孝之罪小廢法以存昭其不孝之罪甚大世固未有變及乘輿而母能獨存者也則誅昭正所以存母耳非違權通變者其孰能與於此也

綱 壬申十一年夏梁王揖卒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目** 梁懷王薨賈誼上疏曰陛下所

平王袁王周監合編 卷六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十五

屋如黑子者
面

終無山東之
憂

最錯上言兵

事

用兵合刀之

急有三

四者兵之至

要

帝王之道出
於萬全

以為藩扞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屋如黑子之著面喻淮陽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皆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於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龜匈奴數為邊患數音龜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刀之急有三一曰得地

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

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

之馬弗與焉險道傾仄且騎且射中國之騎弗與焉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

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撓火高反

手勁弩長戟射疏及遠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鎗為夫故可射疏及遠然戰有鈞又不可射疏與誅同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

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全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

匈奴之革筍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

降胡義渠今寧夏慶州來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

兩軍相為表裏

智囊

遺錯四上違

事

遺錯有用文章

肯諍知錯所

教非王道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募民徙塞下

問遺錯所上
三書皆言違
事其說亦可
絕於後世否

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寵答

馬錯為人峭直深刻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是智趙雪航遺錯四上違事

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於富國強兵之術誠致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底於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能以孔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弼太子宜不為漢廷之良佐乎乃以申韓刑名之學峭直深刻以教太子當時實諛寵知太子天資剛強必得正人君子輔導乃可成德故上書言三王教世子之道至為詳切蓋知錯所教非王道也故景帝即位卒啟七國之變案蓋以私隱詭計而陷之卒受廢宗傳身之禍蓋其平昔以申韓刑名導景帝為刻薄之事不虞自罹其酷也先賢有

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後之人故以峭直刻深之為能可不以錯為戒

錯又上言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戎卒不耐其水土耐

書並作能字戎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

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田器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

衣廩古人給人以食取諸倉廩故云廩給廩食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

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

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乃募民徙塞下

癸酉十二年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

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禹湯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

而蓄積未及者何也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

平定定三國監八篇 卷六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十六

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

務農在於貴粟

是謂請入粟

拜爵

德澤加於萬民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

聖祖曰天生蒸民祇有恒性其

教令者多為飢

寒所逼非盡出於惡性也

云雖慈父不能得之于其子

人情入理不可以廢言

賜農氏今年租稅之半

疑漢其親耕桑禮儀詔

福孫德興

綏崇上書

詔除肉刑

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

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

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

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

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

差錯復奏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其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

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大富樂矣

詔曰道與導同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闢歲不一登民有饑色是

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

今年租稅之半○丁南湖古之窮野者自秦政始綱目首書其令民納粟拜爵以為救而此則書漢景帝之始也於是武帝書詔民得買爵購罪者令株送徒入財補郎令死罪人贖安帝書

今史氏入錢穀拜官賜爵指帝書貴闕內侯以下官靈帝書周西鄉貴官

甲戌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

其具禮儀書重本也

夏除祕祝○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即有灾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然起

福孫德興百官之非宜錄朕躬今祕祝之官移禍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除肉刑○齊太倉令官名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吏繫長安意怒罵其五女曰生女不生男殺意無可任

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

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

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愍其意詔除肉刑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除者有以易之也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也按刑法志文

帝刑法之除乃帝刑法之除乃在於刑措之後陳季雅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如

致人輕易法而文書益致人輕易法而文書益於凡闕不足以勝姦矣丘瓊山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僅有三馬劓剕斬趾而已文帝有感除之遂以髡代劓答三百代剕答五百代斬趾此後天下犯

法者始免斷股體刺肌肉為萬世之下人法者始免斷股體刺肌肉為萬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文帝之德天矣陳潛室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舉自秦變古法凡古人教

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難成原復起不能易也丁南湖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忍人之心矣然不忍於淳于意而特忍於淮

變宜民難成原復起不能易也變宜民難成原復起不能易也丁南湖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忍人之心矣然不忍於淳于意而特忍於淮

禦亂故至親禦亂故至親大逆而同故繼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告訐

之俗易許音結也風流篤厚禁罔疏濶罔與網同言禁防如網之疏濶也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措

也古者民不犯法措而不用今雖也古者民不犯法措而不用今雖未及於古亦庶幾有古人之遺風

六月除田之租稅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

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商也言農與商俱出祖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漢法

除者何永除也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除者何永除也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永除之非帝之儉約國有餘富能若是乎胡致堂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眾諸侯王自食其地王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從數

為遂重深入寇盜命將出擊復因河漢有禁塞營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為遂重深入寇盜命將出擊復因河漢有禁塞營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於身衣衣綈履筆為集上書囊以為蔽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

費亦不苛用一人如此官制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費亦不苛用一人如此官制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溥用矣

文書益於凡文書益於凡四者廢一不可

文帝躬修玄文帝躬修玄默

文帝有措刑文帝有措刑之風

擬漢除田租擬漢除田租稅詔

除田租稅或曰除田租稅或曰水旱或去其已

取給文帝雖仁取給文帝雖仁不能為此必史

問漢文之世問漢文之世賦入少而勞

年之開兩賜氏田租之半至十三年又盡除之然而國用恒足何與

漢文帝節儉起於身

問漢文帝深注意邊事說者謂其有仁者之勇其詳可得聞也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文帝深注意邊事

乙亥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寇至彭陽漢地名今屬平涼府上親勞軍自欲逐匈奴皇太后

固要乃止要切也固要必不得自征也於是張相如為大將軍擊之逐出塞即還○朱沛國文帝於

事夫嘗少忽雖性靜玄默而躬騎射之習雖慈洋淡泊而甘遊田之娛雖尊禮大臣而方正常侍之士日與馳逐難動恤民

隱而六郡良家之子悉皆調集雖愛惜財用而繕修城壁未嘗所費衝軍飛輿而廣武之兵猶聚也苑囿馳突而上林之射

不怠也高柱一言李齊之賢每飯不忘馮唐一論頗救之善射解穽嘆息錯奏邊事強書復美凡二十三年之間其高略區

書捨處奈外所深注意者獨邊事而已然其罕辭居已成致金繒與大羊結好者豈得已哉帝亦度匈奴罵罵之勢未可以

遲服而唐虞未定之民未可以遲用故雖外為和親之禮不實在內未嘗輕棄自治之策帝於是忿然銳銳意雪恥必欲自北伐雖羣臣之諫不能宜非仁者之勇哉

上鞏過郎署署所置也文帝乘鞏經過郎署時馮唐為郎中署長問馮唐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下鉅鹿漢縣名今唐直隸順德府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

髀曰拊髀也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言天子親為屈也闕以內寡人制之

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言天子親為屈也闕以內寡人制之

今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秦法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今魏尚差上首虜六級而生以罪文吏以法繩之繩索也所以彈畫而取負者言文法之吏正治其事亦繩也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丁南湖為唐無他顯號惟以論將一端成名揚雄以為孝文親細帝尊以仲亞夫之軍為其不能用頗牧故將有激云滿謂唐欲理尚故

以此敬帝也向非帝之寬宏直不欲起唐為尚作說客耶

疑漢廣增壇
場瑤幣詔
先王遠祀不
求其報
祠官無有所
祈黃龍見成
紀文帝問端
之失

以鼂錯為中
大夫
明於天地之性
者不可感以神
怪實誠初請改
正易服且讓讓
未違何以於黃
龍之見即讓讓
祀彼新垣平等
之怪誕非有以
乘其間乎文帝
三代下今至於
此不無遺憾
作渭陽五帝

繼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瑤幣瑤幣謂祭神之玉帛且曰先王遠祀不求其報望祀國中山川遠而祭之也不祈

其福左賢右戚右為高也左猶下也言先賢復親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祠官謂攝行祀事者慶音繕福也

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袁了凡尚論人主於三代之

下則吾必以漢文為賢其去祠官之祝釐尤千古卓識也乃人主延壽甘心為玉杯而改元何哉然亡幾垣平以詐誅至於憑凡一語又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則因已深達生死晝夜之理矣以武帝之英明聽公孫卿言黃帝事輒嘆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親去妻子如脫屣此無他會生以固其位為耳會生則惡死亦何所不至故末年以巫蠱事致術后庚太子皆自殺彼蓋以去如脫屣會無纖芥焉故也

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革改歷服色事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文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為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况異時紛紛祠祀實時於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見闕端之

失至他日武帝五時之祀則始於雍此固綱目謹始之意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策士從此始○錯以對策高第權

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親策何識也何識躬親策之所得者選錯耳以是為夫人故讚之○尹遂昌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對之詞音剛而不錄然則錯亦有愧於其各多矣

作渭陽五帝廟○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

廟自帝有渭陽汾陰之祠於是武帝祠蓋祠神居立越祠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皆有自宋矣至唐則有九宮晉神之祠世主之感何多也

丁丑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上郊祠渭陽五帝廟貴平

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刺采取之義也議巡狩封禪事親者何不

宜親者也

廟
問文帝宗士
而得冕錯武
帝宗士而得
公孫弘唐憲
策士而得劉
蒼皆書親案
何歟
以新垣平為
上大夫
詔更以明年
為元年
玉杯尚可做刻
日却何以復中
新垣平之荒誕
與文成五利無
異文帝早覺而
誅之庶幾不悛
改過耳
汾陰有金寶
春秋正始之
義
文帝不遠而
復
人主好尚謹
其微
水旱首躬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治汾陰廟。先是方士方外之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乃上書

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器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

帝悅之又言候日再中。候推測也前期而言也言日昃而復回午也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

年又言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泗水於是治廟汾陰欲祠鼎焉明年人有告平所

言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邱瓊山人君即位一年是謂之元元者首也始也人無二首故國無二王國無二王故年無二元自三代以來未有改也文帝信平候日再

中之說詔以十七年為元年是惡知春秋所以正始之意哉尹遂昌文帝威德之主清淨玄默無所偏好今綱目上書作五帝廟親祀之又書改元祀汾陰垣平伏誅則小人之詐以甚而敗帝達悟不遠而復

不惡宜不為威德之累耶然帝能誅垣平而不能盡改其所為使後人得以踵而行

之則亦猶未為盡善也觀綱目前後所書皆有深意然則人主好尚蓋亦謹其微哉。丁南湖以玉杯改元文帝垣平伏誅則帝改過不吝矣易曰不遠復其文帝之謂乎

戊寅後元年詔曰聞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

所失而行有過與與音歎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

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度計料也言頃畝之數如故未嘗少加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

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釀來高反即濁酒也靡音靡即敗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

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惡

無有所隱

己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

以申屠嘉為丞相

文帝不相庸

文帝不以三公處己

朝廷之禮不可不肅

申屠嘉固節通此善弄臣

淳然有大臣風節文帝能容臣子守法

自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新與朕俱棄細故偕之大道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於今年

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以申屠嘉為相

楊龜山

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己也廣國秉賢也雖親不可廢不賢而難親不用可吾何容心哉

時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以妙為始儀不用而任張譚古者帝王之用人也右賢左戚謂賢則非必戚謂戚而賢則用之長君之選親君御之剛正固可謂賢矣而以外戚罷惟田蚡王鳳王譚莽不肖而戚則皆重用其則非避賢也文帝念天下謀已而棄廣國而武帝卒用蚡元帝棄馮氏兄弟為後世作法而用王氏子弟者即威帝之世賢者常不肖者常幸吁宜惟疏避之士然哉

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寵幸無比嘉常入

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

以不肅罷朝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至免冠頓

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之通頓首出血

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以王命往來必持節以為信也

君釋之通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天顧見其衣袈帶後穿臂而之新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各問其姓名文帝說焉幸日

也製音為衣之中也漢書

胡致堂

慶張嶺曾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嶺曾之卒而申屠嘉非有名望者聞也挫抑鄧通之事深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短

學為者師其見董賢極卑論昭行之愆將以持株容身拙齒辭夫其可為嘉之師乎

朱沛國

人主不能行法於天下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之法

漢室所以興隆
文帝未遺教治安

文帝營軍細柳中不聞天子詔

按轡徐行

介冑之士不拜

天子改容式車

真將軍

等請將而首亞夫

信夫大中大夫至青也一戲版上刺區相得以徽召而議斬太子君之貳藩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避留郎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過天子之乘輿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喪其守人主徇法不以臣子之微而掩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道所以能致治安與 ○袁了凡 申屠嘉材官屢張也而相漢用人之道廣以度其坐而挫卻適也以節後之相未有能繼之者班史贊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董豐陳子異矣班蓋以術為學故云夫以術則嘉之堂堂誠不若三人者之多智巧婚以自全也然謂三人為學術可乎

癸未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 上郡秦郡名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雲中戰國趙之郡名今山西大同府 以周亞夫次細柳 細柳營在雍州

咸陽縣 咸陽縣在長安北 劉禮次霸上 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 徐厲次棘門 棘門在長安北秦之宮門也 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

門軍且馳入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披甲銳兵刃彀弩持滿 彀張也持滿者但引滿而不發 天子先驅不

得入 先驅即前導也在前引導車駕者 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又管子司馬兵法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喜欲入營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

行 按轡者按正其轡也使馬不得馳驅也 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 介甲也冑兜鍪也介冑不拜為其拜而尊者尊音挫言有所技拄不利於屈 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凡言式車者謂使身換式以禮待人也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

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

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 言出塞遠去也 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中尉掌

師武帝史 大將軍備胡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夫子之 郭大有 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文帝勞軍細柳而先驅至不得入節制之兵宜若此矣但天子既入其

營非臨陣對敵可比亞夫當鞠躬指首可也夫何尚以介冑自居長

揖不拜是過於守法而幾於慢君矣使所過而非帝欲不及謁難哉 ○袁了凡 文帝於相能容甲屠嘉於將能容周亞夫能自屈以伸人臣之節世

名執金吾 綱目等諸將而首亞夫子之 郭大有 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文帝勞軍細柳而先驅至不得入節制之兵宜若此矣但天子既入其

營非臨陣對敵可比亞夫當鞠躬指首可也夫何尚以介冑自居長揖不拜是過於守法而幾於慢君矣使所過而非帝欲不及謁難哉 ○袁了凡 文帝於相能容甲屠嘉於將能容周亞夫能自屈以伸人臣之節世

文帝以小仁
善文表

文帝變古二
事

三代以象賢
主

二者皆大師
不書始

露台惜百金
之費

中之之產
示敵朴為天

下先
文帝仁儉之德

賞賜其大者遠
者自史臣博采

傳會轉恐失真
母論持百金以

管台分十金以
號中人之產為

理所以無即慎
人衣不曳地

而郡通則給銅
山鑄錢事宜有

判謀者此者甚
至以賜吳王凡

杖為止叛賜張
武金為止貪不

主之所難也至景帝而二人皆以無辜嘔血死景之守其弗弘矣司馬遷將兩人
之守節而一惜其無術一咎其不遵論之盡可也遷之意則以寬景帝之過也

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胡致堂

文帝減節受紀自萬世讓
責以小仁善文表

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與而景帝嘗用此
文乃自斷三年之制豈不為君父服新哀自景帝始也其罪何如○賀善贊曰

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有變古之事
二為除肉刑也詔短喪也二者皆大師

葬霸陵○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

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一家之產也中人處富者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

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也蓋今之絺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衣之長不帷幔無文繡以

示敵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尉佗兄弟

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不朝

賜以几杖羣臣衣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假借以辭色納其言而用之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

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強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嗚呼仁哉○呂

東萊治天下者不盡人之才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而不可繼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

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救輕余天下情當是時文
帝可為而能不為以其所餘貶于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朱子三代以下漢之文

文帝最好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文帝尤善用之如南越
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俱是退一着術數○楊龜山文帝賜吳王几杖是純在德教權

是一自始息權柄例持於下子會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漢
文帝賢景統粹若更從學問中澈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叙傳云太宗穆穆允恭空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

平主文王國監公編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六

辨就宋襄齊僂
王惠儒之見宛
身全辟黃向因
諸史屢及之蓋
以解書古今
通病不可不知
三者可盡而
不可繼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我德如風民應如草
國當刑清豈我深道

○丁南湖

說者以文帝比成王愚極以為帝之天寶學力皆過之蓋人知成王之幼冲而不
知高帝崩時代王幾七歲是又幼冲之尤者及其長也而各見聞其父道焉則武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之純王高之雅鞠其於父者不同一則藩邸孤陋不與中朝文物之或而其傳之者雖一藩首選亦不過宋昌之徒一則
左周右子皆大聖之儀型而其稍下者亦史經史使之賢此其學於傳者不同一則成周舊邦禮千載一則草茅崛起繩及
兩代此其藉澤於先世者不同三則同矣而終於同焉豈非文帝有過之者乎愚觀二君之美政多矣而成王之事則莫大
於待周公周公之功之無此諸周物之於文帝而文帝亦萬及其待之也乃各始疑而終悟吾是以知武王而有成王不足
奇也高帝亦有奇
帝所以為奇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王鳳洲 張武受賂文帝賜金錢以愧之此以賞為罰之使天下皆以奉受賞不勝矣武代來
帝故存之其曰愧之術也唐太宗於長孫順德亦以此術德叔房親有巨屬故太宗
不欲行法要之帝王之道善有賞惡有罰無不用之是為賞也善亦可罰十使二帝率其誠心而
質行之則二人之罪自有可原大使使使詐則道行可辱也讓功讓親則真可復也何必術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孝景皇帝 諱改帝第十四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帝遵孝文之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
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矣然稽古禮文之事猶多有闕焉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乙酉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丞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立太祖之廟孝文皇帝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天子七廟以次祧遠推太祖
百世不遷太宗祧盡不祧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復收民田半租復者何文帝嘗除之至景帝復收半
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為常制○丘瓊山 古者什一而稅
漢文帝始賜民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田租之半從十三年又盡除之至是景帝始復收民半租三十而稅一焉三代取民名雖不同然取之皆以什一也什一
天下之中正多乎此則過於重而入於弊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過於輕而入於裕無以奉乎上而非義皆非中正
之道也景帝之三十稅一雖異乎後世之暴征多徵者然亦非先
王之中制要之不可為常也是故道以中庸為歸法以經常為極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答者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答與重罪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以張歐為廷尉○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
甲子之學說刑名曰
言治刑法及名實也為人長者未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文帝可為而
能不為
文帝恭儉之
主

張歐長者

臨江王與錯同
罪一為之曲庇
一微之對簿何
以服人心哉

以傳位重事為
戲言致梁王妾
主寵觀戲寵招
亂即前稱之誤
亦不可比類矣
賓服引酒危
進諫
實學不阿

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太欺

為御史大夫○卻
音辱其陳輝之也

丙戌二年六月丞相嘉卒○**詔**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

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紕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

垣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垣

垣故兄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嘔血而

死按太史公曰申屠嘉死景帝時及今上為丞相者
疑疑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者於當世云

以陶責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袁了凡鄧通戲殿上申屠嘉以外朝宰相微名而議斬不
婦哉有古大臣烈與然亦文帝慈惠以成斯美也

及相景帝罷錯私穿廟垣嘉請誅錯而帝護之嗟夫為天子而庇以匹夫乃自以為淵藪至搢一大臣覆朝廷之法景宗
廟之敬而勿恤何哉他日故太子臨江王榮以侵垣垣為宮乃詔諸中尉府簿責迫其自殺以天子之至親貴而曾不得視

錯一匹夫
又何哉

丁亥三年梁王武來朝○**梁孝王**梁孝王名武乃漢文帝第二子竇皇后之所生也
文帝二年立為代王十二年封為梁王謚曰孝以竇太后

少子故有寵是時來朝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玉王辭

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

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此益驕○**楊龜山**景
帝

因宴飲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置之可謂不阿矣惡養
天倫此叔段所以獲譴於莊公也漢景於是不能解不仁之責矣○**丁南湖**竇嬰諫景帝輕傳天位忤太后皆可謂
硬直矣及作相能引類士尊儒術節義

漢紀 孝景皇帝

實要下知量

足稱大河晚歸夫志與灌夫交托且田蚡以外戚淫奢而乃在其門下志慕汚辱况灌夫豈悍徒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嬰銳於申教以與俱滅此禍隨山所以識其不知量也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

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

初孝文帝時吳太子吳太子謂吳王濞之太子也**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爭道謂爭行暴之道

皇太子引博局博局猶今言暴局**提殺之**提音底**吳王稱疾不朝始有反謀文帝賜其几杖吳得**

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為資故百姓無他賦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捕亡人謂避禍而逃亡者捕討之也

公禁弗予史記吳王濞傳公作公註如淳曰公也**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

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封

三庶孽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孽之子曰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與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

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

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違禍大上令公卿列

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難詰也謂相問難也**獨竇嬰爭之****林之奇**竇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改法律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亦以此

此說之而景帝輒從蓋文帝之資寬學故刻薄之言無由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寬錯之言有聞而入也景帝之為太子也

以再從父弟之親索朝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無所顧恤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竇誼雖見其殺故文帝過

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是錯為家令**蘇頌**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

是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刻薄之家乎**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違而禍大吾以為不然誠**

如文帝忍而不削濞未必反遠延數載之役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

戈而往利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斃其為害亟矣是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

飲博爭道

鼂錯削地之謀

雖中無成算而

出之大歟然猶

曰為國家計久

安也至事變已

成乃汲汲自請

居守欲以苟免

自全則適足以

假其驅而已

文帝德至厚

實誼雖見其

微

文帝之所以
滿吳

問申公穆生

白生優劣何
如

醒酒不設樽
生去

檀香三人為
道存

韋孟作詩諷
諫

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
而使奸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尼錯者鮮矣

初楚元王楚元王名交漢高帝同父少弟也**好書與魯申公**申公魯人言詩於**伯**浮丘伯魯人浮丘伯姓也伯名也呂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劉鄩俱受學也**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

酒常為穆先設醴醴甘酒一宿所熟者**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

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後戊坐

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

去○方正學君子待之以禮則留外貌稍展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為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

楚王戊來朝楚王戊高帝弟楚王交孫**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削東海郡**

前年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趙王名遂高帝孫幽王之子嗣二十**膠西王卬以**

地無已吳王濞劉仲之子濞音譬**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約齊菑川**菑川王名賢高帝孫齊悼惠王

錯狀形容也其書形狀遺錯之罪也**合兵誅之**陳止齋曰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削則必反緩則削可以反緩則削可以反

趙楚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狀遺錯之罪也**錯**狀形容也其書形狀遺錯之罪也

濟南濟南王辟光辟音璧高帝孫齊悼惠王**趙楚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

趙楚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

趙楚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

趙楚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

趙楚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

亞夫可任將
兵

不如此天子
不尊

劉安而晁危
晁錯父飲藥

錯之罪在欲自
守此際斷不

可誅之至其賢
書縱不得為合

宜然其識通明
代方黃軍甚遠

景帝既與定計
旋為仇口所動

新謀臣以謝叛
人及知其無濟

而又悔之其識
見卑陋不更出

遂文下矣

晁錯誠可謂
愚

人君必知術
數

晁錯未嘗知
治體

年之緩暇欲意其變而踴躍為之身燭國危取笑
天下俚語曰貪吏者憂貪食者憂其錯之謂乎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

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

擊趙欒布擊齊○**臣**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

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

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

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臣**錯素與吳相袁

盎不善盎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言不用奏章願至主上前口對說也嬰入言上乃召

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

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

諸侯削奪其地通請作請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遣使赦七國

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

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東市刑人之所也父母妻子同產無少

長皆棄市○**陳潛室**吳王招納亡叛反形已具漢固不可不為之處也其他若楚趙常山膠西之徒初為嘗有反謀哉向使錯之議至於削吳則所反獨一吳耳今也削地之令未加之謀反之吳而先加之未反之國使吳王得以藉口誘諸侯左右○**楊龜山**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反而手幾危社稷然則揚子雲以錯為愚誠可謂愚哉自親事錯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故當七國議起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但錯之死蓋實趙之蓋蓋錯表盡勢不兩立故七國之反盡聞晁錯之欲治己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察其殺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

素盡仁心為

鄧公上書言軍事

大計 畫錯為宗社

景帝夫天討之柄

趙涉遮說亞夫

將軍從天而下

計乃欲因禍擇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趙雪航吳王濞之叛其怨在於博局提殺世子之時所以積金教修兵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盡仁心為實誤矣

禮其心志之志宜特為錯哉景帝不思量者博局之咎輕信盡之說鮮新錯發使故七國復其故地兵可無血刃而俱罷錯既斬矣故亦頌矣地已復矣七國之兵莫為不罷乎此足以見盡之欺詐特假公義以報私恨也雖錯請削諸侯之地以促其反猶有咎也至若孝文帝時淮南誦死於蜀是其端然謀反所自取抑亦孝文夫友于之道及聞尺布斗粟之誣深自道悔盡乃曰獨斬御史丞相以謝天下蓋淮南謀反丞相御史奏其過此國法也有何罪焉盡亦欲斬之亦足以知其無他權畧惟欲長遠君惡而以說計論人也景帝不悟其欺始以為太常家廟使使諭吳罷兵反為吳悔以傷天子之大體先儒謂盡輕險刻薄無錙銖寬厚之德以向上二事觀之盡之無德可見矣

謁者僕射鄧公鄧公姓名先上書言軍事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

其意不在錯也夫畫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

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切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

恨之○尹起莘澤為逆已又特因畫錯而發耳然使錯徐為之計又不并削諸國則海亦無以為興兵之端故書輕舉妄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計也景帝聞愛皇無措一聞小人之說遽而輕殺從之臣子孰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以為忠或以為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故然甚明後之論錯者要當以是為的

李德裕文帝咸賈生堂陸之言養臣下有節若表盡者難與並為仁者也盡惟正慎夫人之席寔梁王之表

劉友益盡以私怨而族錯固錯自取之也不移時而盡亦假手於梁王報絕不更理固宜然特惜僕射鄧公已發盡奸帝固縱之而不能誅其夫天討有罪之柄亦多矣

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剽音脫亦輕也輕去聲不持重也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

也上許之亞夫乘傳乘傳注見高帝五年將會兵滎陽發至灞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

且行必置人於殺滎之間殺滎二山名今陝縣是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藍田京兆

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武庫武庫注俱見前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

下

漢紀 孝景皇帝

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殺澠間。果得吳伏兵。按吳王之初伐也。其臣田豫伯

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安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吳王以太子之諫不許。桓將軍亦欲西據洛陽武庫倉。倉粟阻出河之險。以令諸侯。王亦不用。○陳止齋。昔

楚之西向也。條侯以三十六將之兵。填然而東。下趙。涉以爲不可也。莫若鼓行。走藍田。出武關。拔洛陽。入武庫。然後聲而馳之。則諸侯愕眙。失色。以爲從天而墮矣。嗟乎。孰知吳有田豫。伯桓將軍已慮及此。田生之謀。蓋欲以奇兵循江淮而上。先入武關。而桓氏亦欲西據洛陽武庫倉。倉之粟。以徐俟漢軍之至。則夫趙涉之所以說亞夫。以出吳楚所不料者。正桓氏田生所欲。疾馳以先漢兵之所不及者也。使二子之計行。則亞夫以其堂堂之軍。卷甲而趨。不虞吳兵之至。吳人以其未

試之鋒。適會亞夫於其所貪之境。吳楚之師。不遇於武關。亦接刃於洛陽武庫之間。以漢不虞之懈。當吳未試之前。嗚呼。此固都尉之所憂也。故吾觀條侯之功。蓋出於都公之謀。委梁以敵吳。而梁營固壘。以坐待其疲。故得以全制之。使吳而

聽二臣之言。以其死聞之。銳不耗於梁。而終戰於漢。則夫趙涉。是乃嫁禍於亞夫也。亞夫豈不危乎哉。○王鳳洲

則涉之說。獨行於漢。而二臣之言。不傳於吳者。天之相漢焉。耳。嗚呼。爲將者。其無慮而幸於天之所相哉。○王鳳洲

○吳王不用。謀伯計出奇。掩漢以子之諫也。呂布不用。陳宮之言。出屯拒操。以妻之阻也。夫兵大事也。而謀之。妻子宜其及已。雖然。反主之兵。不可以藉人。與反主之人。不可藉之。以兵不亦暢於情。而究於理之言乎。以二暨之逆。雖使悉聽其無能爲矣。

○二子吾固知其無能爲矣。○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淮泗口在今淮安府北。絕吳楚兵後塞。其饜道。饜。古餽字。

吳糧絕。卒饑。數挑戰。士以犯敵。故謂之挑戰也。條侯終不出。條侯。漢名合。屬直隸河間府。景帝封周亞夫爲條侯。即此。漢軍中夜驚

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激亞夫。使備西北。音

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精兵追擊。大破之。吳

王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陳止齋。昔條侯之爲將也。不敢介冑之容。居於其居。而文帝謙辭。謝亦不過萬里之居。尊而操于一攝之漢文帝之待亞夫。豈知

有七國之變。未幾。景帝特用是錯削地之言。一下而諸侯連兵西向。以搖京師。遠亞夫討之。亞夫守壘。伺變。不肯奉。又一之。以投天子之母弟於垂亡之急。卒以破吳。景帝亦不之罪。嗚呼。孰知前日改容式車之禮。所以慰今日昌邑之守哉。

○越人誅淩齊王將闔及印。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

問趙涉。說

亞夫。亞夫用

其策。以破吳

楚使當時吳

從田生桓氏

之計。則涉之

說可行。歟否

歟。都尉之所

憂。趙涉之說。獨

行於漢。二臣之言。不

傳於吳。

亞夫堅卧不

起。

亞夫堅卧不

起。

濟北獨底節
不下

衡山堅守無
二心

兩女皆富貴

○**目**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辜也各立其太子壽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攸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脇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淪德骨髓恩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推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蓄川菑

目戊子四年十月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目**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為貞信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

通使徙王衡山

目庚寅六年秋七月廢皇后薄氏

書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辨也

目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目**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

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玉孫婦生女俗俗所生卜筮

之曰兩女皆富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標音足長公主

之名也景帝之妹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

與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譏栗姬而舉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弟嫌栗

是而所宜言
耶
實嬰力爭不
能得

郅都直諫

蒼鷹

春秋大居正

姬因怒未解使人趣太行宮名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太
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壬辰八年春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以**郅都為中尉○**始**都

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蔬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

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竇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

上乃還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道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尤嚴酷行

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中尉至景帝始書則郅都官成其人為帝之深刻有以召之矣○**袁**了

凡郅都非酷吏也自其為中郎已犯顏數諫諍不肯為首姬擊袁則為中尉則長揖丞相其仇厲守節足稱焉至於不顧妻子而奉職不避貴戚而行法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蓋天心砥節凜然者也當高惠文景時海內又安

禁網濶滿至於鄉有睚眦之豪里有送離之戚而公卿大夫議論恟恟依於醇厚以死吝宿慮為格稱人之過失都也極起其問信其廉潔一日去恩任法以武健為快構被誣聲款非其實矣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

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

帝曰宮車宴駕用梁王為繼帝詭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

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後三年君子大居正何休注云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也疏云君子之人其過于居正不勞違禮而讓庶也

死而讓開爭端也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

田叔悉燒梁獄辭

田叔空手來

田叔按梁事雖

云善處骨肉之

間但所以致此

者以君無能也

太陽出而燭火

自息矣然使明

季論臣有一如

田叔者亦何至

三案紛爭說說

不已哉致亡國

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

見王泣曰大王信邪臣浮詭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死太后日夜涕

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宴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

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

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

君誠為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

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

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

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

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

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深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

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

請朝至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亦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為賢

擢為魯相袁盎何奉常也然則為不書官簿也殺天子之讎臣則為簿之不失刑病帝也其不病帝何

也○胡五峯田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贊田叔有過人

之聰明則越人之度量者何與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教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

而後已哉
田叔善處人
子母兄弟之
間

天理存亡在
敬肆之間
亞夫諫侯王

亞夫諫侯王
王

丞相議下可
用

確乎有大臣
風節

聖祖曰漢景帝
詔獄疑獄可謂
得欽恤之心矣

蒸穗敬之際未
必盡得其情及
定書成或雖若
無可議其中
尚多隱伏况有
幾微疑實何忍
置之不問乎

嚴法獄疑獄
為加一餐
吏政皆法定

記災異言乎人
君萬世不肆也 ○尹遂昌 袁蓋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不足道矣雖然鄭
伯克段春秋譏之然則養成其惡驕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與

甲午中三年秋九月丞相亞夫免 ○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

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

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

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

悉侯之亞夫因病謝免 ○方正學 初漢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夫輩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夫景帝時
以亂光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欲為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宜為過哉彼景帝者私意愈人也欲
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報亞夫之端矣持未得其名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於
官甲楯之告景帝大章其有名以誅之遂卒置之死其所為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
為史者持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誡之為守端不遂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遷乎

以劉舍為丞相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者無文故
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誅之○不厭者不服也獄平議之也

夏四月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乃分梁為五國

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丁酉中六年夏四月更減答法定華令 ○ 繼上既減答法答者猶不全乃更減答

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又定華令 華長五尺其本大一寸行也末薄半寸皆平
其節當等者皆得史人罪一罪乃更也 自是答者得全

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更減何易輕刑
也重予之也 ○丘瓊山 自廢肉刑之後易刀鉞以
竹篋所以全人之生也景

蓋今
景帝仁厚之
心

治獄務先寬

帝於刑獄可

謂用情

衛綰長者

不疑愷金

無兄蓋嫂

辨自誘固無失
為長者其無辨

帝定為今凡其所用之有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處皆詳悉其善以示天下後世其仁厚之心一何至哉以此為防後世猶有巧為之其倍為之度用所不可用之人施所不當施之處其慘酷刻薄有甚於肉刑者是獨何心哉

六月匈奴寇雁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

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

之誘不敢擊令諸騎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廣又射殺白馬將將之乘白馬者與十餘騎還解鞍

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按此廣不徒勇者

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

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前書詔獄疑者讞之雖書或若法更甚今此書

治獄者務先寬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帝皆天資刻薄而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按綱目書景帝三年恤刑之政者三可謂愛民有哀矜惻隱之心矣然其錯以忠諫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周亞夫以守正不阿死仁不施於夫婦父子君臣之間而乃拳拳留意於罪囚則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安施恩罰則豈非以德之累乎

八月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衛綰大陵人○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

無他上為太子時文帝召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喜遇之

故上亦寵任焉史記帝幸上林詔中郎將乘車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乘車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連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不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光帝賜臣劍凡六不

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焉獨至今乎綰曰且在上使取六劍尚欲未嘗厭也天子以為敬厚可相少主賞賜甚多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謨持其同舍郎金去

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

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明也不疑南陽人○史記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十石斬兵擊之景帝後元年修吳楚時功封為塞侯不疑學老

平注袁王國監合編 卷六 漢紀 孝景皇帝 二十六

足矣黃金而儲
濟清斯甚曰我
無見不已深於
自明乎欲謂不
疑案指求名良

疑案指求名良

亞夫為將則有
功為相則守正
貴誼所謂可以
紀不御之權者

庶幾近之反謂
鞅鞅非少主臣
而取薛謹無能

之術唯何以為
口人之明乎

鞅鞅非少主
臣

周霍下學不
知道

知道者與天
地相似

詔戒二千石
修職事

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
人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
之為其近於侯也不疑案指以未名周仁誠遠以求利均以為
接後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善以是疑解之

○蘇東坡
直不疑黃金儲亡不辟盜錢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
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竊見其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調君子譏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初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噐
又置

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設裁無箸此非不足
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

為父買工官尚方
甲楯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汗亞夫名詣廷尉不食五日

嘔血而死○胡五峯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運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謀之也知
道者任仲變通與天地相以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道於是矣
○陳止齋

文帝之屬亞夫於景也祭之於細柳之日也則文帝之祭人盡與七國之變堅壁伺便以折吳楚之鋒不以天子命救
母弟於垂亡之意以關軍計則亞夫誠無角文帝之託者景帝領以款款非少主臣卒置之死至於屬櫛無為之術館
則謂其可相少主夫所謂朴厚洪毅以當社稷之寄
○袁了凡
孝景以亞夫鞅鞅非少主臣而以術館厚可相少
音宜其若是靡耶故自殺亞夫而漢之大臣始良
主尊龍之昔曾子攝託孤寄命必曰臨大節而不可
奪夫必有惻然不撓之節而後可託孤寄命此非條侯其人乎彼周勃非不厚重而高祖先王陵之少賴公孫弘非不廉謹
而武帝欽汲黯之直節蓋王登輔德金托條好期豈委瑯璠歟所能任而景帝取舍若此豈周鼎而冒屠祭為可憾焉耳

已亥二年夏四月詔戒二千石修職事○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

寡矣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誠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

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事有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庚子後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庚子後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帝

在位一十七年凡三改元有中元後元之稱

太子徹即位

年十

綱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葬陽陵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氏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固密

景帝之治遠不逮文而失德之事業矣獨其休息愛民尚不失蒙養而安耳史氏以之並擬成康未克夫實

絕 **文景大政錄**

者 **文帝寬厚長**

文峻而奸宄不勝漢興掃除項羽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李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移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周密謂禁防如同之密文峻謂文法深峻也○漢書云漢興接秦子不得鈞鈞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帝時為天下初定復純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仕官為吏量吏程度官用以賦於民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李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士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入給家足都郵廢庾皆滿而府庫餘貨射服庶街巷有馬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休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黜辱焉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宗室以上公卿大夫以下卑事奢侈物成而良固其數也自是之後李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肅然射力耗矣○鈞鈞天子駕馭馬其邑宜齊同言當時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鈞之駟馬都郵廢庾四縣為都五都為郵五百家也家藏曰康露積曰庾之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遷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辨職任

胡致堂

文帝恭儉民厚吳楷請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峻急則竭權失措其大

者以絕化民無事則謙抑而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峻急則竭權失措其大

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讓

用佞任中屠嘉既足踏假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文帝益相遠矣獨師儉不佞費有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蘇穎濱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帝志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量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尚提殺之薄之

逆寔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劫奏之恨斥死淮南鄒通文帝之侍臣也以吮癰之怒困迫至死屍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眾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諂而斬之東市曾不知恤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其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縱之錢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居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竟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耳